

电 影 剧 本

莫 斯 科*

〔俄罗斯〕 弗·索 罗 金
亚·泽利多维奇

蒋学会译

田野 冬季 白天

高空摄影——俄罗斯森林、田野。镜头下摇。

林中养兽场 冬季 白天

水貂关在笼子里。笼子里水貂的特写,它们的活动、嘴脸。

马尔克的声音(画外):水貂——是一种奇特的野兽。从外形看,它与黄鼬或者艾鼬相似,但是它的肉体更加敦实,脑袋稍扁,耳朵略小,而貂毛则相当浓密。水貂分两类——美洲貂和欧洲貂。欧洲貂比美洲貂小一点儿。几乎俄罗斯整个欧洲部份都有欧洲水貂栖息。差不多在整个北美洲随处可遇美洲水貂。水貂居住在有水的地方,它们长于游水、潜水,总之,过着两栖式的生活。水貂吃鱼、虾、青蛙、小啮齿动物。假如将美洲貂放入欧洲貂生存区域,由于美洲貂较为强壮,它将排挤欧洲貂。

玛莎的声音:可见,咱们的水貂比美洲水貂体弱一些?

马尔克的声音:是弱一些。但最棒的是:当美洲水貂试图与咱们的水貂交配时,其结局,总是照例以悲剧告终。

伊拉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

马尔克的声音:咱们的水貂在交尾之后就会死掉。

伊拉的声音:就是说,美洲水貂把咱们的水貂耗尽而死。

* 译自俄罗斯《电影剧本》丛刊 1997 年第 2 期。——编者

马尔克的声音: 完全正确, 伊罗奇卡。

伊拉的声音: 难以想像!

玛莎的声音: 太可怕了……动物世界实在恐怖。

伊拉的声音: 遗憾, 人类不是这样。

马尔克的声音: 你的意思是?

伊拉的声音: 啊, 就是让一些人把另外一些人耗尽。比如, 美国人——俄国人。俄国人——中国人……

马尔克的声音: 中国人——美国人……

大家一齐笑。

俱乐部 夜晚

俱乐部的厅堂: 黑色的桌椅, 桌旁顾客落座, 隐约的音乐回荡……在一张黑圆桌边围坐着奥丽加和玛莎姐妹, 她们的妈妈伊拉, 还有马尔克·安德烈耶维奇。女士们一律身着短皮袄。伊琳娜的皮袄是貂皮的, 玛莎的皮袄是狐皮的, 奥丽加的皮袄是艾鼬皮的。马尔克·安德烈耶维奇穿一身深色的三件套西服。

伊琳娜: 总的说来我更喜欢剪过毛的水貂。

玛莎: 那是怎么样?

伊琳娜: 你知道这种东西会让你想起什么吗? 60 年代有一种包着这种短毛皮的儿童玩具。搞不明白, 它好像是有点儿扎人, 又好像是毛茸茸的。给人一种非常愉悦的感觉。

玛莎: 换句话说, 你不喜欢自己的皮袄?

伊琳娜: 不, 挺棒的。奥莲卡, 你呢? 你满意吗? 你喜欢自己的皮袄吗?

大家都望着奥丽加。奥丽加缄默不语, 用手抚摸着自已皮袄的衣袖。

奥丽加: 喜欢! 软乎乎的。

马尔克: 对了, 再说说水貂。水貂还有一点令人颇感意外的用途。是这么回事, 我一直想给自己买一件皮夹克, 试穿了千百件也没遇上中意的。穿上那些夹克显得俗气, 像牙医或者妇科医生。最后, 我找到一件意大利的夹克, 简直妙不可言: 是 40 年代司机穿的样式, 有双排扣子和不少口袋。这件夹克被雨淋过, 干了之后就翘了起来。我不管问到谁, 都说: 应该有某种软化皮革的办法。后来, 一年前我接受邀请去伦敦, 在那儿的一家皮货店里他们告诉我, 要用水貂油。我怎么没想到, 水貂有油。我花费一天时间, 跑遍了全

城才找到一桶。应该说,效果极佳:皮子确实软了,用貂油还可以擦皮鞋。

玛莎:擦脸行吗(大家笑)?

奥丽加:那脸一定冒油。

玛莎:没错儿,奥丽娅。可是咱们毕竟至今还没庆贺过咱们的皮袄。咱们庆贺一下,啊?

马尔克:用什么来庆贺呢?

伊琳娜:我觉得,大家都喝伏特加庆贺。

马尔克:咱们喝哪种伏特加?顺便提一句,我在你们的俱乐部一次都没喝过伏特加。

伊琳娜:来,咱们喝点儿“阿布索柳特”^①,何况又有缘由。

马尔克:或许,俄国的皮袄要用俄国的伏特加来庆贺?

玛莎:可我想喝焦基雷^②。

伊琳娜:怎么样?喝点焦基雷?

马尔克:那就来焦基雷。

伊琳娜:(喊服务员)谢廖沙,谢廖沙,谢廖沙!他妈的,怎么喊也喊不应!
(服务员来到桌前)谢廖沙,请给我们来一瓶焦基雷。

马尔克:也许,还是喝伏特加吧?

伊琳娜:好,来一瓶焦基雷,一瓶伏特加。给奥莲卡……奥莲卡,你喝什么,可口可乐还是雪碧?(奥丽娅点头)给奥莲卡上雪碧和可乐。

玛莎:带烟灰缸来。

伊琳娜:带个烟灰缸。

马尔克:应该说,看着你们——那么美妙绝伦和非同凡响。三位穿皮袄的女人。老实说,还真有点儿强烈地散发出扎赫尔—马佐赫的情调。

伊琳娜:谁?谁的情调?

马尔克:伊拉奇卡,扎赫尔—马佐赫是受虐淫学说的奠基者、著名长篇小说《穿皮衣的维涅拉》的作者。

玛莎:那她穿的是什么皮?

① 白酒的一种品牌。——译者

② 一种酒的品牌。——译者

马尔克: 这点我不记得。可能是北极狐皮?

玛莎: 有可能是卡拉库尔羊羔皮吧?

大家笑。服务员将端饮料的托盘放到桌子上。

伊琳娜: 谢天谢地, 谢廖任卡!

马尔克·安德烈耶维奇拿起伏特加酒瓶, 举到眼前, 一边转一边看。

马尔克: 顺便问一句, 伊拉奇卡, 你确信这瓶伏特加是真酒?

伊琳娜: 哟, 马尔克, 你完全不像是俄国人。

马尔克: 有人告诉我, 所有的酒都是在波兰酿造的, 其中包括你喜爱的“阿布索柳特”。他们还教过我应该如何分辨真假伏特加。你们知道怎样分辨吗? 看, 这里面有一串气泡。我以为, 这样的伏特加就是真酒。

玛莎: 来, 来, 让我们大家喝吧。

马尔克: 为你们的高贵的皮袄干杯!

伊琳娜: 为未婚夫和未婚妻!

大家碰杯。喝酒。

马尔克(喝过伏特加皱起眉头): 未婚夫什么时候来?

伊琳娜: 11 点钟。

舞台上响起吉他奏出的序曲。

吉他手(面对麦克风): 朋友们! 风采独具、美丽动人、难以想像的奥丽加·维什涅芙斯卡娅今天, 并且以后永远将在我们俱乐部为大家演唱(掌声)!

玛莎(摇奥丽加的肩膀): 奥莲卡, 奥丽娅……

奥丽加脱去皮袄, 露出肩带式的黑色连衣裙, 她走上舞台在摇滚小乐队伴奏下唱“伐木工人之歌”。她的音色虽有几分冷漠, 但训练有素, 很是动听。她唱歌的风格有点儿超脱, 同时表情异常拘谨, 但是配上激烈刺耳、节奏感很强的摇滚音乐和她那副好嗓子, 给人的印象却有一种莫名的诱惑力。玛莎、伊琳娜、马尔克·安德烈耶维奇都在听奥丽加演唱。

伊琳娜: 马尔克, 咱们带她到这儿来, 没什么不好吧?

马尔克(耸耸肩膀): 是的, 我认为好极了。我向来反对墨守成规。

玛莎: 那让她唱歌呢?

马尔克: 让她唱歌, 非常好。而且她唱得也好。

歌儿唱完了。顾客向奥丽加鼓掌。厅里出现两位保镖, 举目巡视。伊拉向他们打手势。一位保镖留在门旁, 另一位向伊拉走过来。

伊琳娜: 老板在哪儿?

保镖: 你们这里一切都顺利吗(转身向外走)?

麦克在三名保镖的簇拥下出场, 其中一位保镖手提两个插满玫瑰的大花篮, 麦克经过乐池。乐队开始演奏迎宾曲。麦克没有停下脚步, 举起手指封住嘴唇。乐队又停止演奏。保镖将花篮放到围坐着女士们的桌子上。她们起立。麦克走到跟前, 亲吻玛莎、伊琳娜, 把手伸向马尔克·安德烈耶维奇。

麦克: 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吗? (抚着玛莎穿皮衣的肩头) 怎么样, 穿着都合体吗?

玛莎: 是的, 棒极了。非常感谢!

麦克: OK. 咱们走吧。

奥丽加(回到桌前): 上哪儿去?

伊琳娜: 奥莲卡, 我们去庆祝玛申卡和麦克订婚。

马尔克: 去什么地方, 去“大都会”?

麦克: 有更好的去处——“银色世纪”。

马尔克: 这是什么?

麦克: 是一家上好的饭店, 曾几何时, 那里还是中央浴池。

伊琳娜: 真可惜, 那里曾经是顶好的浴池。国际女郎都到那里去洗桑拿。

马尔克: 这么说, 会发给咱们小笏帚^①?

麦克: 这与小笏帚何干? 我说了, 那里从前曾是浴池, 如今那里已是五个服务员为一位客人服务的“维瓦利吉”星级饭店。咱们走吧。

一伙人往外走, 经过乐池时, 有些顾客拍手, 还有吹口哨的。

俱乐部旁边的花园 夜

他们步入有漂亮的庭院灯照明的花园。在花园深处的一条路上停着两辆汽车: 大“奔驰”—600 和护卫的吉普车。大家走近汽车。

麦克的秘书(从车里跨出, 拿着手机):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列夫已经打过两次电话了。

麦克: 你怎么不早说, 接过来。(秘书递给他手机。麦克用一只手牵起玛莎的手, 亲吻) 你穿这件皮衣特别漂亮。(口对手机) Hi, man, Whats up? (嘿,

① 洗桑拿用。——译者

什么事儿?) 我们说好了明天等你嘛。(把手机挪开, 面向玛莎和在场的人) 我实在抱歉。玛申卡, 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一小时后回来, 绝不耽搁(对着话筒) 你彻底破坏了我的喜事。好, 我马上到。

麦克坐进汽车, 摇开车窗, 把一瓶香槟酒和三只高脚杯递给精神病医生马尔克, 又关好车窗。两辆汽车开走了。有好一会儿, 大家默默地站在那里。

伊琳娜: 怎么样, 咱们走吧?

玛莎: 我哪儿也不去。

伊琳娜: 为什么?

玛莎: 因为……你为什么付给电工钱?

伊琳娜: 怎么叫为什么?

玛莎: 你付了多少钱?

伊琳娜: 你明明知道。

玛莎: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经过我允许, 你不能向任何人付款, 不管多少。

马尔克(开启香槟斟入高脚杯, 递给女士们, 说了一句拉丁语): *Natura abhoret vacuum*。

伊琳娜(从马尔克手中接过酒杯, 和其他人碰杯): 既定的方案, 结果全无效用。

俯瞰红场 夜

“莫斯科”旅馆豪华套间 夜

摄像机进入套间, 镜头前——轻轻飘动的窗帘, 摄像机全景右移, 我们看到套间的内部装饰。一架白色钢琴, 列夫坐在钢琴后面。他身穿虔诚的犹太人制服。列夫正弹奏一首以著名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为主题的变奏曲。钢琴上面立着一只皮箱。

门开了, 麦克带三名保镖进入。列夫继续弹奏。

麦克(走近钢琴): 我就不问你旅途是否顺利了。

列夫: 那你就做对了。

麦克(摸了一下皮箱): 啊哈……(端详着列夫, 摘下他的帽子, 在手上转了几圈, 然后重又戴在他的头上) 听着, 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能保持犹太人的发式。还没有给你剪掉?

列夫: 谢天谢地, 没有。

麦克:但这很危险。早晚会让你现原形的。

列夫:这是技术问题(弹着相当快节奏的华彩乐段)。

麦克:可你原本是大提琴家呀?

列夫:曾经是。

麦克:这么说,你是全能啦?

列夫:如果我愿意的话,顺便问一句,我败坏了你什么喜事儿?

麦克拿一凳子坐到钢琴旁列夫的左侧,开始弹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虽然弹得很用心但并不在行。列夫停止了演奏。

列夫:什么,是婚礼吗?

麦克:订婚仪式。

列夫:跟谁订婚?

麦克:跟玛莎。

列夫(停顿片刻):怎么,这是一桩预谋好的婚事?

麦克:我爱她。

列夫:那你怎么爱她呢(开始给他伴奏)?是这样吗(奏出轻佻的和弦)?或者是这样的(弄出低音键的轰响)?

麦克(专心弹奏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是这样的。

列夫:可我认为,是这样(弹一段令人厌恶、刺耳颤抖的乐曲)。

麦克停止弹奏,看看列夫的手指,然后突然用琴盖去砸他的手指。列夫痛得大叫一声,一跃而起,一边甩动那只被砸伤的手,一边用另一只手捂住它。

列夫:蠢货!王八蛋(皱着眉,朝洗手间走去)!

麦克(在钢琴后面):对一对,用冷水冲冲。

卫生间

列夫任冷水冲着右手,面对镜子自我审视。

列夫(自言自语):忧郁——忧郁的双眼……

华豪套间内景 夜

列夫进入房间,用毛巾掩着右手。麦克同三位保镖站在钢琴周围,盯着那只打开盖的皮箱。箱内摆满成沓的美元。一位保镖衣袋里的手机响了。

麦克:说我不在。

保镖掏出手机。听电话。

保镖: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是费利克斯。

麦克(不情愿地接过话机): 是的……是的……是这样……那维生素是哪一种?(冷笑) 你知道吗? 这么办。如果按 40% 他能找得到, 咱们就乐呵一番(把手机还给保镖)。

麦克(对列夫): 怎么样, 咱们点钱吧(麦克从皮箱中随便抽出一沓钱递给列夫。列夫把毛巾扔到沙发椅上, 开始点钱)。

列夫: 1, 2, 3, 4……

他查看这沓钱的中间部分。这沓钱的第一张是百元美钞, 而下面的则被一元面额的钞票替代。麦克从他手中接过这沓钱, 翻看着, 然后又从皮箱里取出一沓, 开始点。这沓钱与上一沓捆法相同。麦克把这沓钱抛到钢琴上, 用手势指示保镖。众保镖从皮箱里拿出三沓钱, 积极主动地开点。每沓钱都用一元面额的美元替换了内容。保镖们望着麦克。他把他们手中的钱搜集起来, 放回皮箱, 然后向列夫转过身去。

麦克: 先盖上, 然后重新掀开。

列夫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麦克: 让你盖上, 再掀开。

列夫把皮箱盖上, 接着又掀开。

麦克: 重点。

列夫从下面抽出一沓钱, 然后解开它。这沓钱全是一元美钞。麦克从列夫手中把钱拿过来, 仔细地看了看, 然后揉成一团向列夫脸上抛去。

摄像机从套间隐退, 通过另一扇窗户落到马涅什广场一座地下车库。

车库

两辆汽车驶入宽敞的混凝土车库。麦克下车, 保镖们把双手铐在背后的列夫从车里拉出来。他们把列夫推到地上, 一个保镖骑到他的肩膀和脖子上, 使他的头夹在水泥地和这个保镖的屁股之间。麦克点上一支香烟。另一个保镖从吉普车的后备箱中拿出脚踏气筒, 他解开气筒, 装上为汽化器充气的尖头。第三个保镖扯掉列夫的外裤和内裤。拿着气筒的保镖走到列夫跟前, 将气筒尖头儿插入列夫的肛门随即直起身。第二个保镖坐到列夫的腿上, 手扶气筒插头。

麦克: 廖瓦, 你做得不对。你做得太不对了。

列夫: 我重复一遍, 我带来的东西是他们给我的。

麦克向站着的保镖点头。他开始脚踏气筒。气筒压力计上的指针开始摆动。

列夫：你干嘛当我是白痴？难道我是个大白痴？竟敢提一箱纸来？我带来的东西是他们给我的。我带来的正是这群狼在本·古里昂交给我的东西！

麦克：那你认为，我是白痴？你做得不对。过去你做事可完全不是这样。

列夫：麦克，我是靠干这行活着的！我来找你！我干嘛要骗你！这是我的饭碗啊！

麦克：我不听你的。你做得不对。我不听你的。

列夫（疼痛，叫喊）：给我什么，我就带来什么！给什么，带什么！我带来的东西，是他们给的！给我的——我就带来了！

麦克：你带来什么了？！你这个王八蛋，你带来什么了？

列夫：他们给——我就带来了！给什么，带什么！

麦克：我不听你的！我不听你的！

列夫狂叫，昏了过去。保镖继续麻木地踏气筒。麦克扔掉香烟，跑到保镖身边将他推离气筒。

麦克：你怎么，发疯了？要加两个大气压？这是人，不是轮胎！

坐在列夫腿上的保镖，从肛门拔出气筒插头。传来成串响亮、清脆的屁声，粪便喷了保镖满胳膊、满脸。

麦克（恼怒地）：这叫什么国家，他妈的，这叫什么国家？！

俱乐部内景 早晨

伊琳娜坐在小桌旁。她已微醉。麦克进入，两个保镖提着列夫，后者步履艰难。保镖将列夫安置到角落里。麦克走到伊琳娜身旁。

伊琳娜：麦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等你，等啊一等啊，后来大家才散了。

列夫大声放屁。保镖窃笑。

伊琳娜（看着列夫）：他这是怎么了？

麦克：他的肚子有问题。

伊琳娜：为什么？

麦克（看着列夫）：德国人，王八蛋，他乘“燕莎”班机，吃了不少犹太人教规禁止的不洁净的食物。玛莎在哪儿？

伊琳娜：玛莎在哪儿？玛莎在哪儿？玛莎现在在哪儿？你想喝点儿吗？

麦克(漫不经心地):好吧。

伊琳娜给他斟了一杯伏特加。有好一会儿,麦克聚精会神地吸烟,然后扔掉烟头,快步朝列夫走过去,从他的衣袋里迅速抽出护照和飞机票,返回小桌子,撕掉飞机票,把碎片抛向空中,向列夫扬了扬手中的护照。

麦克:你知道,俗话说:凡是你的都带在我的身上。(把护照装入衣袋。端起那杯伏特加,想喝下去,但突然把酒杯放在小桌上。对伊琳娜)听着,咱们到你那儿去。

伊琳娜端起伏特加酒杯,望着麦克,慢慢地喝,然后把杯子放到小桌上,还是坐在那里。麦克拉起她的手领着她走。他们走出门。厅堂里只剩下列夫。他坐在角落里,仔细地观察厅堂。

俱乐部走廊

麦克与伊琳娜在走廊里走。

伊琳娜:你在哪儿逮的这个正统派分子?

麦克:他不是正统派分子。他是我的朋友。

伊琳娜:是犹太人吗?

麦克:不是,他是俄罗斯人。他来给我送黑钱。

伊琳娜:那他为什么那身打扮?

麦克:因为运黑钱特别困难。

伊琳娜:那他为什么那身打扮?

麦克:因为他对海关说,这些钱是带给犹太社团的。

俱乐部办公室 早晨

麦克与伊琳娜进入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不大,看来,原来是厨房:墙壁上贴了瓷砖。室内有冰箱、电话、传真机和几把沙发椅。麦克让伊琳娜靠向贴了瓷砖的墙壁,开始解她穿的那条厚实、昂贵的锦缎牛仔裤。他从伊琳娜身上往下脱牛仔裤。伊琳娜朝下面看。

伊琳娜(摇晃着):我穿着高跟鞋(她脱掉左脚的高跟鞋,费力地脱下左裤腿。麦克拥抱伊琳娜,把头凑向她的肩膀)……

麦克:他们骗我。从我这儿偷走了30万。问题甚至不在于钱,而在于他们骗我。这有损尊严。我像小孩儿一样受到侮辱。受到侮辱!我又一次受到侮辱!侮辱了我的尊严!在这个国家里一向进行凌辱!在这个国家里一向不敬重人的尊严!永远如此!!!

伊琳娜(抚摸他的头,低垂着眼睑):我心疼你。怎么,是很多钱吗?

麦克:这是一笔我应该支付的提成。我现在要为这笔提成去卑躬屈膝。我焦头烂额。目前的情况是我甚至连提成都付不起。你心疼我吗?

伊琳娜:心疼。

麦克:你心疼吗?

伊琳娜:我心疼你,心疼。

麦克:你心疼我吗?

伊琳娜:我心疼你。

麦克:你心疼,是吗?

伊琳娜:我心疼,心疼(向下看。我们看到,她在注视自己的右脚和左裤腿,左裤腿落在地上,挨着麦克那只乱动的穿着皮鞋的脚)。

麦克:你真的很心疼我吗?

伊琳娜:心疼。我心疼你。我心疼,我心疼,我心疼。

麦克:你心疼吗?

伊琳娜:我心疼。

我们看到伊琳娜的面庞,她又朝下看。她再一次看那只拖着丢在地上的裤腿的自己的脚。然后她的视线向上升,她看墙,继而视线移到门上。玛莎站在门口。她转过身,走开了。

俱乐部内景 早晨

奥丽加站在小桌旁。她身着黑色长裤和白色衬衣,就着三明治喝橙汁。列夫来了。他皱着眉头,艰难地移动双脚,慢慢地靠近吧台的小桌。奥丽加没有转身,接着吃。列夫望着她,攀上高凳,用臂肘支着桌子把身子转向奥丽加。奥丽加斜视他,一边吃三明治和喝果汁。

列夫:你好。

奥丽加(嘴里嚼着):你好。

列夫:怎么,没有别人?

奥丽加:谁也没有。

奥丽加咀嚼。她咬下一大口三明治,随即喝果汁。果汁顺嘴角滴到她的白衬衫上。列夫默默地瞧着,然后把视线移到吧台里面的物品上。

列夫:我想知道,这儿有不带气儿的矿泉水吗?

奥丽加停止咀嚼,但嘴里塞得满满的,向他转过身去。列夫望着她。她

默不作声。然后开始咀嚼食物,嚼好了咽下去并且依然望着他。

列夫: 有不带气的矿泉水吗?

奥丽加: 这是什么意思?

列夫: 你怎么, 喝醉了?

奥丽加望着他。列夫从凳子上下来, 绕过吧台, 打开冰箱朝里看, 拿出一瓶矿泉水。他又找了一把开盖的起子, 将瓶子放在桌子上, 起开。

奥丽加(停顿良久): 矿泉水——就是带气儿的水。而没有气儿的水——是普通的水。

列夫(给自己倒了一大杯矿泉水): 你怎么, 从来都没喝过?(拿起小勺, 开始大声地在杯子里搅动) 矿泉水——就是矿泉水。这与气儿有何相干? 矿泉水中的气儿, 存在于水的液体状态, 而且在开启瓶盖时冒出, 也就是当压力减小的时候(奥丽加看着列夫。列夫用匙子搅水)。

奥丽加(用手指指着列夫的杯子): 这杯水有气儿。

列夫: 那现在就会没气儿。

奥丽加: 怎么使它没气儿呢?

列夫(望着她, 然后停止搅动): 好了。你在这里工作?

奥丽加: 我唱歌。

马马克来了。他身着蓝色三件套西服。

马马克(从远处): 奥莲卡, 向你致敬!

奥丽加(迅速地将没吃完的三明治放在盘子里): 我不吃了(列夫不无讥讽地点头)。该我出场了。

她转身朝马马克走过去。他们出去了。

没有乐队, 用录音或唱片伴舞的夜总会大厅。

昏暗。只有一盏, 唯一的一盏照明灯亮着。奥丽加把一条窄垫子铺到舞台上的一个台子(供表演者站或坐)上面, 脱掉皮鞋, 仰面躺到垫子上, 闭合双眼。马马克装上盒式磁带, 打开开关。响起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的序曲。马马克调节音量。

马马克(用单调、平和的声音): 注意。我现在数: 1, 2, 3, 4……你心平气和……你完全心平气和……5, 6, 7, 8……你听不到周围的声响……你不受外界任何干扰……你的头脑里一片空白……你的身体宁静并且松弛……你的手温暖、沉重, 你无力动一下双手……它们平放在那里, 犹如被阳光晒热的铁

块……你的脚沉重、温暖……你无力动一下双脚……你的身体彻底松弛……胸部松弛……腹部……双腿……一股暖流从你的双手沿着肉体上升……升到胸部……升到面庞……升到眼皮……这股沉重的暖流把眼皮粘在一起，令它们更沉重……眼皮是那么沉重，你无力睁开眼睛……愉悦的梦境渐渐向你靠拢……梦境逼近……我数……我以单调平稳的音调数……我数到 12，当我说“12”的时候，你将入睡：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你睡了……你睡了……你睡得宁静而深沉……除了我的平和、慈善的声音以外，你听不到任何响动……13, 14, 15, 16, 17, 18, 19, 20……你是一朵花……你是一朵生长在林中洒满阳光空地上的美丽无比的白百合花……太阳晒得暖融融的，你感受到它的温暖，它洒下来……你迎着太阳绽放……你白色半透明的花瓣慢慢地展开……太阳的温暖和它的光束渗透到你身体里……你看到清澈蔚蓝的天空，看到森林……在你的四周，树叶迎风沙沙作响……你感觉舒适、暖和、宁静……我数：21, 22, 23, 24, 25……你是一本书……你是一本书……你是一本精装的厚书……一双灵巧、温热的手把你从书架上取下，放到桌上并且翻开……熟悉慈祥的面孔俯向你……温热灵巧的手翻阅着你的书页……你——是一本趣味盎然的书……你——是一本颇受欢迎的书……人们喜欢你……人们每天阅读你……你这本书中所描写的内容，在其他任何一本书中都不曾写过……你非常有趣，爱你的人们需要你……并非全体都理解你……但是爱你、读你的人理解你，直至每一个单词……你愿意人们读你……令你非常高兴的，是人们需要你，喜爱你……你喜欢有一双热乎乎、温柔的手翻阅你……用手指触摸你的字里行间……触摸你的脸蛋……触摸你的嘴唇……（他走近奥丽加，端详她）他喜欢你的眼睛，喜欢你那长长柔软的手指……你那头棕红色的头发……你那清瘦的锁骨（马尔克住声。望着奥丽加。她睁开双眼。他瞥了一眼她的眼睛，然后神经质地转身并急速地步出大厅）……

俱乐部的内景 酒吧

列夫依旧坐在小桌旁。马尔克进入。列夫凝视着他。

列夫：莫斯科使用的汽油该换成高标号的了吧？难道还不到时候？

马尔克缄默不语。

列夫：首先扑面而来的——是气味。当你从柏林、从巴黎、从纽约来到莫斯科，立刻会闻到——难闻的气味。甚至在这儿，在花园里。你们没有感觉？弥漫着劣质汽油的臭味。你们习惯了，因为你们住在这儿。这可不好。你们

为什么不考虑自身的健康? Betrachten Sie mich nicht als einen Kriegsgefangenen. ①

整容诊所 走廊 白天

马尔克身穿白大褂沿着走廊朝排列着的众多门中的一扇走去,他推开门,进入房间。

整形外科医生办公室 白天

办公室有现代化的设备,家具新潮、昂贵。外科医生坐在安乐椅里喝咖啡。

外科医生(对马尔克):你加糖吗?

马尔克(关上身后的门):和往常一样。

外科医生(对护士):塔尼亚,加两勺糖。

马尔克走到窗前,倒背双手,眺望窗外。护士冲咖啡。外科医生看着马尔克。

外科医生:你想喝白兰地吗?

马尔克:我想让他们全都见鬼去!

外科医生:用什么办法?

马尔克:还没决定。得想点别出心裁的……

外科医生(用小勺搅拌咖啡):你怎么,患抑郁症了?

马尔克(没有转身):比这更糟(护士端给他咖啡,离开办公室)。

外科医生:有什么更糟的?

马尔克(喝一口咖啡,坐到沙发椅的扶手上):你知道吗,近半年来我在干什么?

外科医生:干什么?

马尔克:治疗便秘。接诊患者中主要成员——是新俄罗斯的夫人们。她们都有表现为便秘的抑郁症。她们呆在家里,忍受孤独寂寞、无所事事的折磨,都患上了抑郁症。她们的抑郁症表现为——偏头痛和便秘。这就是现今精神病医生的职责。

外科医生:而我,给他们抽脂肪。倒没患什么抑郁症。

① 德文:您别把我当成战俘。——译者

马尔克：我一向是治抑郁症的专家。一向都是，甚至当年在复印材料上读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时候。现在我却不再是本行的专家了。我倒了大霉，丧失专业技能。你理解吗？我无法摆脱一种感受，那就是我在给半大孩子治病。许多半大孩子到我这里，对我讲起自己的便秘。我从小就和成年人交往，他们教会我相应地接受现实，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但是他们都已经死了。现在我觉得自己是个孩子们的国度里的成年人。到处都是孩子。各种环境下的孩子们。

外科医生：什么叫——各种环境下的孩子们？

马尔克：环境，外部环境形成了他们的综合素质。并非个人的，而是集体的经历。但是在我们国家里，如你所知，环境常常变化……

外科医生（面带微笑）：而且变得厉害。

马尔克：但是这些社会变革完全勾销了过去的征候。使它们化为乌有。我翻阅一个人的病历，使我毛骨悚然：萎靡不振、精神分裂症患者，三年过后成为精神分裂者。

外科医生：战争年代，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般说来可以治愈。在集中营里也同样。所以这是正常的。

马尔克：这对他们来说是正常的，但不是对我。

外科医生：或许，你该去一趟希腊？我七月份到过莱斯沃斯。美极了！水晶般的大海！葡萄酒比柠檬汽水便宜。

马尔克（没注意听，仍望着窗外）：重要的是——哪怕有正常的成年人。而不光是孩子们，孩子们！一位新俄罗斯人——一家之主，是一位父亲，他到我这儿来。整整一小时，他给我讲自己收藏的那些打猎用的刀具。在他的公司里专设一个部门，养一群人专门搜集这类刀具。为了买刀他每月都到欧洲忙活一阵。

外科医生：反正有那些没事儿干的婆娘，随他去收藏刀具好了。

马尔克：问题就在于，他那里早就没有什么婆娘了！只有债务。公司濒临破产。而他的头脑里就是娘们儿和刀具。他来我这里，为治疗性神经功能病。孩子们，这些任性的、缺乏教养的孩子们。

外科医生：怎么，你认为过去他们不那么孩子气？

马尔克：过去指什么时候？

外科医生：10年前吧。

马尔克: 10 年前孩子们都是被麻痹了的, 被恐惧所制服的, 这种恐惧, 可以说, 也形成了一种症状。虽然已经有了很明显的临床表现。可现在, 一旦再没有这种恐惧了, 我倒比任何时候都明白, 在这幼稚的国度里精神分析是多么地无用武之地。当社会状如一大堆没有煮熟的饺子时, 精神病医生是最无能为力的。

外科医生: 那从前呢?

马尔克: 从前? 这些饺子是冰冻的。对付它们要简单些, 简单得多了。

门突然打开。负责登记的护士走进来。

护士: 亚历山大·谢尔盖伊奇, 那儿有一位面部伤者。您接诊吗?

外科医生: 面部伤者是由福尔曼诊治啊。

护士: 他正用午餐。

外科医生站起身, 把咖啡放在桌上。

护士: 您接诊?

外科医生: 混乱——是秩序之母(护士走出)。

马尔克: 我可以喝完吗?

外科医生(洗手): 你坐, 你坐。

三个人进入诊室。两个穿皮夹克的大汉搀扶一个身穿流行的白色风衣的人。这个人用带黑格子的白围巾包住下半部脸。围巾、风衣上沾满血渍。

外科医生: 让他坐下。

两个穿皮夹克的把伤者扶到椅子上。护士从旁边的房间走出。

护士: 又是面部伤者?

外科医生小心翼翼地从伤者脸上解下围巾。他的下唇没有了。露出满是血污的下半部脸和一排金牙。

外科医生: 出了什么事?

皮夹克之一: 斗殴中被坏人咬的。

外科医生(对护士): 塔涅奇卡, 3 号溶液(护士走出)。

皮夹克: 怎么样, 大师, 能治吗?

外科医生: 需要嘴唇。

皮夹克: 有嘴唇。

皮夹克朝另一皮夹克点头。另一个谨慎地从衣兜里掏出一玻璃纸袋子。把它放在桌子上, 打开。袋里, 在冰镇的纱布上放着一片嘴唇和连带下颌撕

下的皮。

外科医生看着这些,然后看看伤者的伤势,他大惑不解地把视线移向皮夹克。

皮夹克:你明白吗,大师,这不完全是他的嘴唇。但是提供者是健康人,没患过任何令人讨厌的病。你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皮夹克从衣袋里掏出一沓美元,放在桌子上。

美容院 走廊 白天

马尔克在走廊里走向自己的诊室。

马尔克的诊室 白天

马尔克走到桌前,在桌旁坐下,桌上摆着奥丽加的照片。他拿起这张照片,看着,然后把它画面朝下扣到桌子上。

俱乐部旁边的花园 傍晚

喊声。四个酩酊大醉的半大孩子砸花园里的庭院灯。一连串砸碎灯罩的声音。又砸碎一个。又砸碎一个。从俱乐部的门里跑出两名保安,跑到半大孩子跟前,对他们拳脚相加,很快就制服了他们。三个半大孩子跌倒在地,一个跑掉了。保安追上去踹了他一脚。

俱乐部前厅 傍晚

一个保安靠敞开的门站着,旁观这顿殴打。伊琳娜来了。

伊琳娜:发生了什么事?

保安:我们没放这些小流氓进去。

伊琳娜:为什么?

保安:纯粹是一帮烟鬼。现在瓦夏和廖尼亚正处置他们。

俱乐部旁边的花园 傍晚

伊琳娜从前厅到花园。两位保安正迎着她返回俱乐部。其中一人不时地搓着手。

保安:他们砸碎了你的三个灯罩。

伊琳娜经过保安身边,来到灯下。看见趑趄趑趄、逐渐远去的半大孩子们。伊琳娜走到跟前,查看碎片。她转过身,走向俱乐部。

俱乐部走廊

伊琳娜通过走廊,进入酒吧。

俱乐部内景 酒吧

酒吧里有几个顾客。玛莎坐在小桌子旁。列夫坐在一张距墙不远的凳子上。另有两位年轻人占据邻近的小桌。

年轻人甲:如果一个人完全是一堆臭大粪,就可以把他撂倒。上帝是不会惩罚的。不过他只能是,如果这个人完全是一堆臭大粪的话。

年轻人乙:你怎么知道,上帝是否惩罚?

年轻人甲:我断定,上帝不会惩罚。但只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如果那个人完全是一堆臭大粪的话。假如仅仅是有点儿屎了吧唧的,还是要受到上帝的惩罚的。如果完全是一堆臭大粪,肯定不会受惩罚。我百分之百地保证。

伊琳娜(走进玛莎):玛莎,花园里有三盏灯被打碎了。

玛莎(转过身,望着她):咱们还有灯罩啊。

伊琳娜:放在哪儿?

玛莎:在衣柜顶上的角落里。

伊琳娜:应该告诉电工。

玛莎:他今天不在。

列夫:没有不带气儿的矿泉水,这叫什么酒吧!

伊琳娜:你病已经好了?走,咱们换灯罩去。

列夫不情愿地站起身。他们三人走出大厅。

俱乐部旁边的花园 夜

被打碎的灯旁,有一架高凳梯子。玛莎和列夫面对面地立在高凳梯两侧的梯蹬上。列夫从灯头上拧下打碎的灯泡。玛莎手里拿着新灯罩。伊琳娜坐在草地上吸烟。

列夫:你们怎么不让那帮丑八怪干?

伊琳娜:他们嫌干这活赚不到钱。

列夫:明白。

伊琳娜:就这样,他离开我找楼上的女邻居去了。他把唯一的财产——一个古董衣柜——用斧头劈成两半。又过了两个月,他又抛弃了那个女邻居,去了美国。我只好跟小姑娘们在一起,那年我才19岁。

列夫(从高处):他干过什么?

伊琳娜:他当过电影导演。

列夫(从高处):那时大家都是电影导演。

伊琳娜:他非常漂亮。肌肉发达,他简直就像一头壮骆驼,就像那些广告

画上的。另外，他甚至连皮鞋都穿“Camel”牌的，花呢夹克和吸的香烟也是“Camel”的。我觉得，这是无意识的。他在右胸前的口袋里总装一把墨西哥的折刀。那种长折刀。有一次有个无赖到“艺术”电影院来纠缠我时，他掏出那把刀，打开它，持刀逼近那个人，打掉他叼着的烟卷，说：“狗杂种，敢靠前，我割断你的喉咙。”

列夫：那后来呢？

伊琳娜：后来他去了美国，住在政府救济的公房里。在那边，他在电影方面没做出什么业绩。只在当地打工。有一次，一根木棍砸到他的头上……总之，他只能打打工。在经济上，有一些婆娘不时接济他。就是这样。

列夫（把新灯罩装好，向保安喊）：开灯！

花园里所有的灯全亮了，其中的一盏照着玛莎和廖瓦。他们相互对视着。

玛莎（停顿良久）：你全身都弄脏了。

列夫（看自己的双手和蹭脏的背心）：你们这里有淋浴吗？

伊琳娜：我们这儿有喷水池（站起身，回俱乐部）。

赤裸的列夫在喷泉的水柱下洗澡。玛莎手里拿着毛茸茸的毛巾站在那里望着他。

玛莎：有一回我也跳进了喷水池。当时读三年级。那是在全苏农业成就展览馆。我穿着学生服就跳下去了。

列夫从喷水池中走出，来到玛莎跟前。玛莎把毛巾递给他。

列夫：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玛莎：怎么？

列夫（用毛巾擦身，穿衣，系衬衫钮扣）：就是说，你是未婚妻？

玛莎：没错儿。

列夫（专注地审视她）：那你不害怕吗？

玛莎：我不怕。

列夫：就是说，你是勇敢的？

玛莎：很勇敢。

列夫：可以提最后一个严肃的问题吗？

玛莎：试试看，提吧。

列夫：你是天生勇敢还是生活迫使你勇敢？

玛莎(沉默,微笑):开始是天生的。后来是生活所迫。

列夫(示意俱乐部):从前这里是什么来的?

玛莎:“美人鱼”餐厅和地下妓院。你想喝一杯吗?

列夫:我没有钱。

玛莎:我请客。

俱乐部内景 酒吧

玛莎和列夫坐在桌旁。玛莎面前有一高脚杯红酒,列夫面前摆着一玻璃杯威士忌。

玛莎:我现在正在函授部读书,来年转到正规面授班。出嫁给我提供了这种机会。

列夫:你想当律师?

玛莎:绝不当律师。我学习国际贸易法。

列夫:我总算有了干杯的缘由了,为国际贸易法干杯。

他端起自己的玻璃杯。玛莎,面带笑容,拿起自己的高脚杯。他们碰杯,饮酒。

玛莎:那你现在做什么呢?

列夫:我留犹太人的长鬓发。

玛莎(停顿):你觉得莫斯科怎么样?

列夫:这座城市里什么都很贵。

玛莎:可什么都有哇。

列夫:不是什么都有。

玛莎:实际上什么都有。

列夫:不是全有。

玛莎:那这里缺少什么?

列夫:没有便宜的可卡因。

玛莎(停顿):有不少房屋修缮一新了。

列夫:是的,这很醒目。

玛莎:那还有什么醒目呢?

列夫:众多漂亮的女人和不漂亮的男人。

萨克斯管乐师拿着萨克斯管从旁边经过。他向玛莎致意,吹奏了几小节音调。玛莎举举手表示回敬。

列夫:顺便提一句,关于国际贸易法。当年我在乐队里演奏大提琴。你知道我们的乐师们有什么特长吗?他们不用手就能够喝酒。

玛莎:怎么喝呢?

列夫(朝酒吧侍应生):可以来一杯伏特加吗?

侍应生送来一高脚杯伏特加。列夫凑近高脚杯,张嘴衔住酒杯,慢慢把它抬离桌面,让伏特加流入口中。再把酒杯放回桌上,松开双唇。

列夫:大致如此。最精彩的是,这种本领是不能学到手的。就像绝对听觉一样:要么有;要么没有。

玛莎稍停片刻,从列夫那里取过他的高脚杯,倒入红酒,测试了一下距离,低下头,小心地用嘴唇衔住酒杯,慢慢地抬起,将红酒倒进口中,然后同样慢慢地把酒杯放回桌上。列夫久久地盯着玛莎。玛莎含笑地望着他。

列夫(向酒吧侍应生):请来两杯伏特加。

侍应生把两杯伏特加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相互对视着,都用嘴唇衔起酒杯,喝干,再把酒杯放回桌面。

列夫(看着玛莎):咱们没碰杯。

玛莎:谢廖沙,再来!

她望着侍应生。侍应生给他们又端来两杯伏特加。列夫和玛莎用嘴唇将酒杯衔起,相互靠拢,小心异异地碰杯,饮酒。

玛莎(笑着):我也有绝对听觉。

列夫:那咱们去跳舞吧。

他们起立,朝舞厅走去。他们从一张挺大的世界地图旁边走过,地图周围挤满了年轻人。他们向地图投飞镖。

年轻人甲:往法国投容易些。往法国——没意思。咱们往阿尔巴尼亚投。

年轻人乙:赌多少?

年轻人甲:两杯啤酒(他们投飞镖)。我昨天在西姆卡那儿尝了尝可卡因。

年轻人乙:怎么样?

年轻人甲:不怎么样。只是让鼻子不通气。就像患上颌窦炎。根本没入什么仙境。花200美元,王八蛋,得个颌窦炎!

年轻人乙:据说,第一次不收钱。

年轻人甲:钱多钱少倒没关系。

俱乐部内景 舞厅

大厅里人群起舞。奥丽加和乐队在舞台上。奥丽加唱歌。列夫与玛莎跳舞。

俱乐部内景 酒吧

列夫与玛莎站在地图旁。俱乐部里别无他人。列夫和玛莎酩酊大醉。他们手中各执一支飞镖。

列夫:我这支是“潘兴式导弹”。你这支是什么?

玛莎(看自己的飞镖):我这支也是“潘兴式导弹”。

列夫:不对,你这支是CC—20。

玛莎:好吧,我这支是CC—20。往哪儿投?

列夫(细查地图):往这儿!(用手指示意)往瑞士(玛莎投镖。飞镖插入葡萄牙)。

玛莎(不满地摇手):我还是喝多了。

列夫:你干吗往葡萄牙投?咱们对葡萄牙什么意见都没有。

列夫投飞镖。飞镖正中瑞士。

列夫:10万吨^①。(再投,又中)20万吨。(又投一次)30万吨。这下子,那里不要说牛群,连蚂蚁都活不成了。

玛莎(微笑着):你真是残酷至极!

列夫(寻找其他的飞镖):咱们还剩下什么了?“潘兴式导弹”投完了。咱们还有什么呢?啊?(举起手指)咱们还有这个!(摇摇晃晃地来到吧台,拿两个杯子,倒上一些饮料,然后点燃。玛莎走到他跟前)。看,咱们还有这个。

玛莎:这是什么?

列夫:这叫B—52。

玛莎:B—52 什么?

列夫:这是美国轰炸机。焦点问题:在麦管熔化之前要赶紧把它喝光。

列夫递给玛莎酒杯和麦管。拿起自己的那杯。他们用麦管快速地喝杯中的鸡尾酒。

① 指TNT当量。——译者

列夫(指地图):你输给我了一个吻。

玛莎:是吗?吻哪儿?

列夫(思索,抬起眼睛):吻屁股。

玛莎到地图前,从标有葡萄牙的地方拔出自己的飞镖。地图掉在她身上。

玛莎掀掉下来的地图,想脱身。列夫走近她。他双膝跪地,从她身上扯下裙子和内裤,吻她的臀部。他开始亲吻大腿,抚摸双脚。

玛莎:犹太人做爱隔着床单,这是真的吗?

列夫(吻她):是真的。

他拉她的手。玛莎挨着他坐下。他开始亲吻她。他们躺倒在地图上。列夫吻玛莎,然后用双手支着欠起身子,看地图。他从衣袋里取出小折刀,从地图上挖出一块——莫斯科的地盘,给玛莎看。稍后,他用地图像盖毛毯一样把玛莎盖上。地图沙沙作响,发出脆折的声音。玛莎无力地呻吟着。列夫让那折磨人的呻吟停下来。他抓住地图翻过身来,仰面朝天,用地图盖住自己。他默默地躺着。玛莎站起身,摇晃着走近吧台,拿到一瓶矿泉水,用矿泉水清洗自己。

玛莎(看标签):这几乎是圣水。是泉水。不久前泉源受到洗礼(贪婪地、久久地喝着瓶中水)。

街道 夜

出租汽车驶近,停车。玛莎下车。她摇晃着走向楼房正门。进门。

楼房的楼梯间 夜

玛莎(沿楼梯拾级而上,唱):“你今天带给我的不是一束红玫瑰,不是紫罗兰,也不是百合花。”(走到门前。在包里翻找,好长时间才找到钥匙,打开门)好了,好了。轻点儿,玛申卡。

她进门,本想轻轻地顺手把门带上,结果还是让门“砰”地关上了。

伊琳娜住宅内景 夜

一片昏暗。住宅很大,但疏于管理,房内有許多古董家具。厨房有灯光。玛莎朝厨房走去。

厨房 夜

伊琳娜坐在桌旁。她面前立着一瓶白兰地。伊琳娜吸着烟。

玛莎:还不错嘛!你干吗熬夜?已经3点多了……(看表)。不对,四点

多了(伊琳娜看着玛莎,然后把头转向一旁)。

玛莎:非常机智。

玛莎离开厨房,把背包甩到沙发上。穿过整个住宅,一边唱着“香水花”。
打开卫生间的门。

卫生间 夜

奥丽加躺在浴盆里。她面前有一个肥皂盒在游动,盒中有一只大理石小象。

玛莎:奥莲卡!你也没睡!真不寻常(奥丽加望着她,然后用手指推肥皂盒,让它在膝盖之间浮动。玛莎褪下内裤,坐到马桶上小便)!

玛莎(瞧着奥丽加):有一次奥努弗里神父路过近郊,发现了赤身裸体的奥丽加。他说:“奥丽加,委身于我吧,我给你很多很多钱。”

奥丽加:愚蠢的玩笑。

玛莎(冲水,站起身,蹲在浴盆旁):奥丽加,为什么你最近这么闷闷不乐?
(奥丽加继续玩肥皂盒。)奥丽加,为什么?你就不想跟我聊聊?你倒是说话呀。你说:玛申卡回来了。

奥丽加:玛申卡回来了。

玛莎:玛申卡喝醉了。

奥丽加:玛申卡喝醉了。

玛莎:玛申卡在俱乐部作乐。

奥丽加:玛申卡在俱乐部作乐。

玛莎:玛申卡被人隔着地图占有了。

奥丽加(玩小象):玛申卡被人隔着地图占有了(玛莎望着玩小象的奥丽加)。

玛莎:我真恨你这种躲闪的目光。

奥丽加沉默不语。

玛莎(喊叫):你看着我!

奥丽加(看着她):妈妈睡了。都听得到的。

玛莎(喊叫):咱们的妈妈一个人在厨房喝酒呢!

奥丽加:你的眼神不好。

玛莎:是吗?我还有什么不好?

奥丽加:你的眼神不好。

玛莎: 奥莲卡, 我的冷血动物, 你为什么这么不爱我?

奥丽加: 当你喝醉酒的时候, 你的眼神不好。

玛莎(面带冷笑): 那你知道, 什么叫不好吗?

奥丽加: 我知道。不好——就是当你喝醉的时候。

玛莎: 那好呢?

奥丽加(玩小象): 好——就是当好的时候。

玛莎: 你把这个讨厌的小象扔掉!

玛莎试图从奥丽加那里夺过小象。奥丽加护着小象, 当玛莎几乎得手的时候, 一不留神, 溅了满身浴盆里的水。玛莎放过小象, 直起身来, 走到镜子前。她拿起一条毛巾, 擦脸。透过镜子望奥丽加。

玛莎(声音单调地): 在黑一黑的森林里, 在黑一黑的城堡中, 在黑一黑的房间内, 在黑一黑的桌子上有个黑一黑的小匣子(奥丽加盯着镜子)……

玛莎: 在这个黑一又黑的匣子里躺着一个白一又白的小糖姑娘。她的手是糖做的, 她的脚是糖做的, 她的胸是糖做的, 她的颈是糖做的。午夜时分, 一个黑面庞的黑人拿着一个银质的喷壶来到匣子跟前。他揭开匣子, 举起银喷壶, 说出三个黑词: 蘑菇、鹅耳枥、棺材……

奥丽加喊叫着往玛莎身上投掷小象。小象砸碎了镜子。

奥丽加(大喊): 你坏! 你坏! 你坏!

玛莎: 你怎么了, 彻底疯了? 玩笑都不懂?

奥丽加(往玛莎身上撩水): 你坏! 你坏! 你坏!

玛莎: 你想念住院的病人了?

奥丽加: 你坏! 你坏! 你坏!

开门了。伊琳娜进来。她看着大吼的奥丽加, 又看了看镜子, 搂住玛莎的肩膀推她出去。

伊琳娜: 离开这儿!

在玛莎身后关上门。奥丽加停止喊叫。

伊琳娜: 你要在澡盆里坐多长时间? 快去睡觉!

奥丽加露出水面, 伊琳娜把毛巾浴衣抛到她的肩上, 把她拖出浴盆。

伊琳娜(看砸碎的镜子): 天哪! 你们折磨死我了! 什么时候是个头哇! 家里一件完整的东西都没有了(出卫生间, 向厨房走去)。

厨房 夜

玛莎坐在桌旁,给自己斟上一高脚杯白兰地。伊琳娜夺过玛莎的高脚杯,泼掉白兰地。

伊琳娜:够了!

玛莎:你发什么神经?

伊琳娜:看着你就讨厌!

玛莎:是什么让你这么讨厌?

伊琳娜:什么都让我讨厌!讨厌你的自私,讨厌你对周围事物无动于衷,讨厌你什么事情都不想参与。

玛莎:我不想参与什么了?

伊琳娜:你什么都不想参与。你的生活准则是:燃烧吧,蓝色的火焰,燃尽一切,只要别烧坏我!你长成某种怪物了,皮比大象皮还厚,并且没有神经,你从骨子里藐视他人,谁都瞧不起——亲近的、疏远的、自己的姊妹,还有我!你谁都不看重,也不愿意看重!

玛莎:我不愿意看重谁了?

伊琳娜:你知道吗?玛莎,我和你已经陷入绝境。我的神经脆弱。你看着我,而我……忍无可忍,真想抽你一顿。

玛莎:你们串通好了,是吗?一位不喜欢我的眼睛,扔象砸我。另一位呢,当我看她的时候,想抽我耳光。怎么,我是墨杜萨^①,或是戈耳戈涅斯^②?

伊琳娜:你是庸俗、无聊的傻瓜,而不是墨杜萨、戈耳戈涅斯。

玛莎(良久地盯着伊琳娜,冷笑):你怎么,羡慕了?

伊琳娜:天哪!羡慕谁?又羡慕什么?

玛莎:或许,是嫉妒?

伊琳娜默默地望着她。

玛莎(面带冷笑):你嫉妒。可我,不嫉妒。你要知道:我不嫉妒。如果你每星期都在自己的办公室怜悯他一次,我对你也不会比现在坏。

伊琳娜默不作声地望着她,然后气势汹汹地向她逼近。玛莎抄起酒瓶,挥舞着。

① 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之一,她的头被割下,看到她的人会变成石头。——译者

② 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她能让同她目光相遇的女人变成石头。——译者

玛莎: 不要过来!

伊琳娜惊呆了。玛莎举着酒瓶站在那里。酒瓶里流出白兰地。

玛莎(恶狠狠地): 她竟然向我扑来! 到底谁该扑向谁呀!

伊琳娜默默地望着, 然后迅速离去。

玛莎(把酒瓶放回桌上, 抖掉手上的白兰地酒, 笑): 愚蠢!

玛莎走出厨房, 穿过整个住宅。在客厅里, 伊琳娜仰面躺在沙发上, 无声地抽泣, 她泪流满面。玛莎进入卧室。

卧室 夜

一片昏暗。奥丽加躺在自己的床上。面朝墙。

玛莎: 奥丽加, 你睡了?

奥丽加不作声。

玛莎: 奥丽加, 我再也不了。永远不了。真的。奥丽加?

奥丽加不作声。玛莎疲惫地倒在自己的床上。

玛莎: 不过是……你明白吗……怎么跟你解释呢……我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双手垫在脑后) 我早就认识列夫。你记得吗? 咱们毕业之后, 同拉伊卡跑到科克捷别利那一次? 不记得了? 当时我还拿了你的长裤, 可是忘了带泳衣。咱们跟拉伊卡轮流游泳。咱们用火柴棍抽签, 看谁先用游泳衣。拉伊卡几乎次次走运, 她总能先游。她游得很棒, 游得很远——很远。而我坐在石头上等着、看着。过来一个小伙子。人瘦瘦的, 晒得油黑, 穿一条牛仔短裤。他问: “小姐, 您为什么不游泳?” 我如实回答: “我等着还回泳衣。可他说: 您干吗要泳衣呢? 您遮羞什么?” (笑) 这个人就是列夫。但那时他是另外一个人, 完完全全的另外一个人。那时我们一起在夜里游泳。后来我们捞贻贝, 在篝火上烧烤, 吃贻贝, 喝家酿酒。这种酒是玫瑰色的, 红——红的……奥丽娅? 你真的睡了? (探起身, 看奥丽加, 然后头向后仰面倒在枕头上) 一切都是那么愚蠢!

俱乐部旁的花园 早晨

列夫推开门, 来到花园。麦克和玛莎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桌上铺着白桌布, 摆着丰富的茶点, 有各种小吃、饮料。桌旁草地上立着一只带烟囱的铜茶炊。烟囱冒烟。稍远一点停着两辆汽车。“奔驰”车的后备箱敞开着, 两位服务员在那儿忙活着。列夫来到桌旁, 坐下。麦克拿着一只死蝴蝶。

麦克: 父亲抛弃我们的时候, 我 6 岁。我们同妈妈过活。她当护士。5

点下班后给私营老板——打针。10 点左右回到家,我向她跑去,她的手总有酒精味儿。她说:“看,蝴蝶飞来了。”她姓芭芭奇金娜(意为蝴蝶——译者)。

玛莎:鲍丽萨·芭芭奇金娜不是你们的亲戚?

麦克:不是。我管妈妈叫“蝴蝶”。就这样,后来她患阑尾炎。把她送到那所她工作过的医院,手术过程中感染上肝炎。一年后就故去了。我被安置到贝科沃的寄宿学校。那时候,我一看到蝴蝶,就立刻想起妈妈。后来我开始搜集蝴蝶,都是很漂亮的蝴蝶。我大约搜集了 40 只。后来就把妈妈完全忘掉了。一次,学校带我们到莫斯科,到大剧院,看《天鹅湖》。一看见芭蕾舞女演员,我的内心就受到震撼。她们真像蝴蝶!自那时起,离开芭蕾我就难以生存。我也不再搜集蝴蝶了。(对服务员)不用加热,直接端上来!

伊琳娜和马尔克来到桌前,落座。一个服务员从后备箱中取出盛大龙虾的容器,放到另一服务员手中的托盘里。服务员将托盘送到桌旁,把龙虾放在桌上正中间。另一服务员从后备箱中拿出五个洁净的小盘送到桌子上。把用过的脏盘撤下,放回后备箱里。

伊琳娜:你说,离开这儿我能到哪儿去呢?我已经被困在这个地方了,就像万尼亚舅舅。我欠债五万元,可怎么还呢?我要工作、工作,还得工作。

马尔克(指着麦克):那未来的女婿为什么不把自己岳母的债务给清了?

麦克:或许,我可以结。等她当上岳母的时候。

列夫走过来,坐在空位上。

玛莎:不,我还是想去非洲,到刚果或者乌干达。

麦克:你干吗要去刚果?那里只有一些热带稀有植物和霍乱。你怎么,想在那里猎获非洲的动物?

马尔克:不,刚果不是那样。他们说,巴厘,巴厘岛——可是个好地方。第一,便宜。在海边租一处有凉台的平房一昼夜花 40 美元就可以了。

伊琳娜:我听说,在苏伊士用 4 美元就能租有凉台的平房,吃饭 1 美元就够了。

麦克:我们到底不是来这儿数钱的吧。

列夫从容地就餐,眼望着玛莎。

麦克(看自己的餐刀):生了锈了!它是不应该长锈的(特写镜头显示餐刀的牌子“swiss steel”)。

马尔克:现在所有瑞士产品都由波兰制造。伟大的国家。

伊琳娜(饮酒, 舒展地深呼吸): 噢, 真好! 我不记得, 在花园里最后一次用早餐是什么时候?

麦克: 是什么妨碍你每天在这儿用早餐呢?

伊琳娜: 是什么妨碍? 全都妨碍! 总是忙得团团转。

马马克: 就像万尼亚舅舅。

伊琳娜(笑): 就像万里亚舅舅!

麦克(环顾四周): 这么棒的花园, 可你们不利用它。

伊琳娜: 那你怎么, 建议在这里开小酒馆?

麦克: 干吗开小酒馆。要是我, 早就在这儿修建凉亭了。按俄罗斯风格。让凉亭上爬满常春藤。在亭子里用早餐, 用午餐。

列夫(吃东西, 没看麦克): 对, 这儿空气新鲜。让小伙子们穿上立领的套头衬衫, 端来抹着鱼子酱的薄饼。

麦克(对他未加注意): 总之, 我会在这里种上树木、草丛。让花园完全成为野生植物园。

列夫: 对, 对。走出办公室——就采蘑菇。让人心旷神怡!

玛莎(对麦克): 这么说, 你喜欢未经开发的大自然?

麦克: 我喜欢, 把一切协调起来。可偶而, 你不管去谁家的别墅——大家都酷爱草坪。草坪加苹果园。米吉卡、阿克桑娜、谢廖沙·沃尔科夫的别墅都一样。他们像是串通一气, 修剪这些草坪, 砍掉树木。似乎他们不是生活在俄罗斯。

马马克: 当年美国人到英国人那里去。英国的草坪令他们惊讶。美国人问:“ 请问, 英国先生们, 我们怎么来种这种草坪呢?” 英国人说:“ 很简单。你们选块地, 揭掉草皮, 平整场地, 种上草。等草长出来, 一星期浇两次水, 修剪一次。待过那么百八十年, 你们那里将有绝佳的英国草坪。”

伊琳娜(笑): 是啊! 我们这儿, 哪怕一个月有谁来修一次呢。你别想找到人。

玛莎: 麦克, 说正经的, 你想去什么地方?

麦克: 我还没到过意大利。

玛莎: 怎么没到过? 你没到过意大利?

麦克: 没到过。

玛莎: 你怎么, 发疯了?

马尔克·玛申卡, 相信我: 完全不必蔑视一个人, 只因为他没到过意大利。

麦克与玛莎相视而笑。列夫不快地望着玛莎。玛莎并没注意他。

玛莎(拥抱麦克): 一定要去。

列夫(嚼大虾): 是的, 是的。还能逛逛博物馆, 逛博物馆, 逛博物馆……

麦克: 我看, 你康复得挺快。(列夫抬起头) 对你来说, 饮食不算很糙吧?
肠胃消化得了吗?

列夫含着满口食物停止了咀嚼。他盯着麦克的眼睛, 然后大声地将口中食物吐到盘子里, 站起身, 朝俱乐部走去。

伊琳娜(目送远去的列夫): 麦克, 你从哪儿找到他的?

麦克: 他是一个普通的小伙子。我们曾一起在音乐学校读书。顺便提一句, 他演奏得真好。他上过两年音乐学院。

玛莎: 他演奏什么乐器。

麦克: 拉大提琴。(吸烟) 然后娶了一个犹太姑娘。他们就到德国去了。在那里, 他在乐队里演奏。甚至在某次竞赛中还得过第二名。后来离婚了, 他就去了以色列。在那里, 吹萨克斯, 浪迹各类小餐馆。

两辆汽车驶来

麦克: 这是斯利瓦(起身, 迎着汽车走去, 身后三名保镖尾随)。

汽车停住。从第一辆车里走下一胖男人, 穿鲜艳的短袖衫, 戴金手表, 脖子上挂着两条粗粗的金链子。从第二辆车下来两个保镖。麦克走近斯利瓦, 他们默默地握手, 然后两人一起离开汽车, 离开保镖。

麦克(同斯利瓦并肩走): 他们抛弃我, 拐走了我的黑钱。可以说, 瓦连金再什么也没有了(斯利瓦同他并排走着, 沉默不语。麦克停下来, 他们转身面对面地站着)。在克拉托沃那里有价值半个柠檬(50 万美元)的不动产, 有一幢别墅。非常讨人喜欢的别墅。

斯利瓦默不作声。

麦克: 怎么样! 怎么样!

斯利瓦向他伸出手。麦克握过手之后离去。

俱乐部 内景

列夫与奥丽加坐在那里。列夫抖掉一支香烟的烟丝, 然后从过滤嘴处撕掉烟纸。

奥丽加: 这是干什么?

列夫: 为有一份好心情。现在我教你。(给她一支烟)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他们两人卷好两支掺了大麻的烟卷。列夫把烟卷叼在嘴上。奥丽加照做。列夫点燃她的烟卷,也点燃自己的)。

奥丽加: 抽这个会怎么样?

列夫: 会感觉很好。一般情况下,大家都笑得像疯子一样。

奥丽加: 我不是疯子。

列夫: 你不是疯子。

他们吸烟。列夫开始笑,只是微笑。奥丽加吸烟,沉郁地望着他。接下来,我们通过奥丽加的视点观察着。她的声音来自画外。她的视线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从一件物品移向另一件物品。然后落到一张凳子上。凳子开始融化,同时漂浮在水面上。奥丽加看着两个瓶子,它们也在化。她把视线移向一本书。书化了。奥丽加望着满面笑容的列夫。

列夫(无声地): 你怎么了?

奥丽加(喊叫): 都化了! 都化了! 现在都化光了!

列夫(动嘴唇):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奥丽加: 都化了! 妈妈! 都化了! 妈妈! 妈妈! 妈妈!

她跑出房间,沿着走廊跑,大声喊叫。

俱乐部旁的花园 早晨

她从俱乐部跑进花园。坐在桌旁的人都很快地站起来,向她奔去。奥丽加摔倒在草地上大喊大叫。

奥丽加: 妈妈, 都化了! 现在都化光了! 我们大家全化光了!

伊琳娜(向她俯身): 奥莲卡, 奥莲卡! 你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儿?

马马克(拉起她的手): 你干什么了?

列夫来了。马马克疑惑地看着列夫。

列夫: 我们吸了大麻。

马马克: 滚开!

列夫站在原地,望着躺在地上、大喊大叫的奥丽加。马马克拉着她的手。

马马克: 没事儿。都会好的。真的, 没事儿!

马马克扶她回俱乐部。玛莎和伊琳娜跟在他身后。麦克继续坐在桌旁。

麦克: 你又一次破坏了我的节日。

伊琳娜的住宅 白天

卧室内景,床铺已整理好。伊琳娜穿着浴衣。马尔克在室内踱步,不慌不忙地穿衣服。

伊琳娜:有一对黑人,一男一女,男的叫埃季克,女的叫维奥拉。他们在自己家里做乳酪条,分送到各俱乐部。价钱不贵。我买了三袋。我的那帮狼把这三袋乳酪条放的不是地方,大老鼠钻进去了,还生了一窝小老鼠。可我还欠这个黑人 50 美元。有一次在斯列坚科街上,我看到他站在那里。我走到他跟前,说:“埃季克,你放心,我会还你这 50 美元的。”结果发现,这是另外一个黑人。你知道,不记得跟你说过没有,我到电视台找过谢廖沙。我有一个想法——制作自己的摇滚节目。都说我能搞成。只要能还清欠债。

马尔克:你怎么能还清债务?你只善于欠债。

伊琳娜:你为什么拽我上床,要不是你愿意?

马尔克(系领带,望窗外):我愿意,愿意……

伊琳娜:想听一句话的趣闻吗?生命与阳具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马尔克:我猜得到。

伊琳娜:生命更刚强。可笑吗?

马尔克:相当可笑。

伊琳娜:你怎么变得这么装腔作势?你可是向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跟谁睡就跟谁睡。

马尔克拿起一瓶波尔若米矿泉水,寻找开瓶的起子。

伊琳娜(大声地):奥丽加!把瓶起子拿来!

奥丽加拿着起子进屋。伊琳娜接过起子递给马尔克,然后推奥丽加上床。奥丽加一动不动地躺着。马尔克看着奥丽加。他开启瓶子,喝水。然后把瓶子放在窗台上,试图离去。伊琳娜横在门口。马尔克迅速地吻了一下她的面颊,挪开她的手,跨出门。

俱乐部内景 夜

一个不大的房间,一片昏暗。突然亮起耀眼的灯光。麦克站在开关旁。列夫睡地上,他抬起头,皱着眉头,用手遮挡灯光。

麦克:咱们走。你的伙伴们来了。

列夫:什么伙伴?

麦克:那些捆钱的人。

列夫起身。麦克走出房间,沿走廊向外走。列夫尾随。

麦克(未扭头,边走边说):他们说,他们干得没错,就像药房称药那样准确无误。

台球房 夜

麦克和列夫走进台球房。那里有麦克的两个保镖和另外三个人。其中两个穿休闲夏装。第三位身着浅灰西装、红衬衫。他有点儿秃顶,看上去 50 岁左右,戴着眼镜,留小胡子,不知哪儿有点儿像作家亚历山大·卡巴科夫。这三位一齐看着走进来的列夫。列夫站住,望着他们。麦克站在旁边,双手插兜,脚尖轻轻点地。那三个人和列夫都默不作声。

麦克(仔细打量自己的皮鞋):沉默——是金。好吧。如果你们相互无话可说,咱们就玩一会儿。

他走近球台。球台上有一只装过“萨布拉”烈性甜酒的盒子。旁边立着两个瓶子:“萨布拉”咖啡酒和橙汁酒。麦克向保镖示意,后者收走甜酒。另一保镖把球放到球台上。麦克把它们归成三角形,把球杆递给戴眼镜的人。

戴眼镜者(依旧盯着列夫):三角打法?

麦克(故作姿态、毫不在意):不,玩美式落袋。我的法律顾问喜欢三角打法。而我愿意简单些(开始玩球)。

戴眼镜者(继续中断了的谈话):这样,就是说,打电话来,说:“咱们去射击怎么样?”我说:“怎么,去气动步枪靶场?”他说:“去那地方要乘飞机。”我们坐上飞机就起飞了。靶场在乌兹别克斯坦。靶场特别大,武器应有尽有。射击,随你想用哪种武器: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火箭筒、坦克、反坦克火箭筒。甚至可以用“大地—大地”导弹,只花 1,000 巴克斯。一般都能集结几个人。

麦克:那,你们集结了吗?

戴眼镜者(冷笑):集结了。我参加过两次战争,但从没发射过导弹。你们国家毕竟有自己的优势。

麦克(用粉擦球杆):我不知道。我是和平人士。我神往经典芭蕾。

戴眼镜者:啊?

麦克:我所有的钱几乎都花到这上了。

戴眼镜者:什么意思?

麦克:就这意思。(击中一球)大剧院——遭透了。俄罗斯芭蕾舞退化

了。这里没有人需要它。如果我不赞助,就再没有谁帮助它了。

戴眼镜者:这是真的?

麦克:绝对是真的。顺便说一句,明天这里将举行新剧院、新芭蕾舞学校的奠基仪式。

戴眼镜者(打落一棘手球):芭蕾舞女演员——这很好。我能设想,可以怎样和她们——(转向麦克)她们的腿能这样(两手平伸)劈叉(麦克阴沉沉地望着他)。对了,你还没尝尝我们的甜酒呢。(对自己一伙中的一位)阿维格多尔,给咱们斟酒。(阿维格多尔斟满高脚杯,戴眼镜者麻利地连连击落几球)麦克,你一无所获(他追击最后一球,把球杆扔到球台上)麦克小心地将自己的球杆立到支架上。阿维格多尔递给他们盛甜酒的高脚杯。

麦克:为什么喝?

戴眼镜者:你知道吗,我不愿意“为”什么喝,我想因为“反对”什么而干杯。(看列夫)针对那些暗算咱们的人。

麦克(看列夫,然后看戴眼镜者,停顿片刻):祝词正确。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喝点更烈的酒。

他把高脚杯放到球台上,走到吧台,取一瓶一升装的伏特加和两个高脚杯。高脚杯放在球台上,一只对着戴眼镜者,一只对着自己。他先给自己倒酒,然后给戴眼镜者。伏特加斟满,溢出高脚杯,流到球台上。但是麦克仍然往杯里倒酒。大家默默地看着。伏特加在球台呢绒面上流成一片水洼。终于,麦克往满得再不能满的酒杯里抖掉最后几滴酒。他没有抬头看,顺手把空瓶子交给保镖。保镖接过瓶子。麦克端起自己那杯,一口喝干,把杯子放到球台上。

麦克(向戴眼镜者点头,示意列夫):你知道,这是谁?这是我的朋友。而朋友间是不会暗算的。要相信朋友。你喝!(戴眼镜者不解地端起自己的高脚杯。麦克慢慢地绕过球台,靠近他,然后用左手搂住他的肩膀)喝,喝!

戴眼镜者开始喝酒。麦克猛然地用左手揪住他那儿根稀稀拉拉的头发,右手则把酒杯往他口里猛塞。戴眼镜者踉跄后退。麦克抓起球台上的球杆,竭尽全力用粗的那一头砸向戴眼镜者的太阳穴。戴眼镜者仰面躺倒在地上。嘴上还叼着酒杯。砸开的脑袋浸在血泊里。所有的人都僵在那里,木然不动。

麦克(不无愤恨和懊丧地看着死者):王八蛋!真是荒唐!

列夫木然地看着死者。麦克缓慢地走近列夫,搂住他的脖子,用自己的前额紧偎他的前额——

麦克(对列夫):咱们离开这儿!

列夫同麦克出门。保镖们跟到走廊。

俱乐部走廊

保镖甲(拽后门):钥匙在谁那儿?

保镖乙:大概在伊拉手里。

保镖甲:你去拿。我把车停好。

封闭的网球场。

麦克同马尔克打网球。麦克接发球。出界。

马尔克:15比16(发球,他们继续打)你,就像大多数新俄罗斯人,以为生活中的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意志和愿望。而事实上,你们没有考虑到非理性因素。

麦克:我不明白。

马尔克:有一位聪明机敏、精力充沛、意志刚强的年轻人,一年赚了二百来万美元。他什么都不缺。既有房子,又有买卖,还有伙伴。生活过得红红火火,前景无限美妙。在一个美好的日子,他签署一项新合同后捧着花束回家,进大门时,从黑暗中迎面向他飞出子弹。是那位不以他的智慧和意志为转移的母亲射出的。

麦克:这都是抒情作品。假如你行得正,就不会发生什么非理性事件。马尔克,你是聪明的男人,钱也挣得不少,可你为什么不把牙镶上?

马尔克:生活中牙齿并不重要。

麦克:那什么重要呢?

马尔克:重要的是(击球),宁静(又击球)和自由。

麦克:宁静和自由?谁需要你还有你的宁静和自由?

马尔克:我自己需要我。那谁需要你呢?

麦克:俄罗斯需要我。明白吗?俄罗斯需要我。俄罗斯需要你吗?

马尔克瞄准麦克击球。麦克闪开,笑。

马尔克:我?俄罗斯不需要我(击球)。

麦克:看一看。俄罗斯不需要你。没牙的傻瓜。

麦克的秘书走过来,递给他手机。麦克接过手机,用球拍向秘书示意,秘

书拾起球,还给麦克。

麦克(对话筒):总共三个?确切吗?你告诉他们,我就来。

秘书走开。麦克用球拍击球网。

麦克(自说自话):我们做了他们,麦克,你做了他们,你是强有力的,你做了他们,麦克!

运动中心出口 白天

马尔克与麦克走出运动中心。坐上麦克的“奔驰”车。马尔克在座位上半卧着,麦克坐在司机旁边。汽车在莫斯科行驶。从救世主耶稣基督教堂旁驶过。

马尔克(看教堂):对了,有关信仰……

麦克:有关谁?

马尔克:不是有关谁,而是有关什么。你看,比如,有关教堂。

麦克:我为教堂捐过款。

马尔克:什么目的?

麦克:建好教堂,就会更加信仰。

马尔克:我不信。

麦克:你是什么都不信。你知道,什么叫信仰?信仰就像……就像在你面前有一堆污泥。很大一堆。你站在这堆没膝的污泥中,用双手扒呀,扒呀……你觉得自己周围除了污泥,还是污泥。突然——一下子,污泥下面有一条清澈、晶莹的小溪流淌。这就是信仰。

马尔克点燃一支烟,望着麦克那有着一头短短浓发的后脑勺。

莫斯科的街道 白天

汽车沿莫斯科的街道奔驰,停在一家高档的中国饭店前。

麦克:我只进去一下就出来。

他下车,保镖跟在他身后。戴大礼帽穿仆役制服的门童打开厚重的门。

饭店餐厅 白天

麦克沿大理石楼梯拾级而上,进入餐厅。

餐厅

三位仪表堂堂的先生坐在唯一摆满饭菜的餐桌旁。他们从容就餐。麦克的经营经理靠窗而坐,膝盖上放着密码箱和文件夹。再远处看得到保镖和服务员。

麦克快步走到桌前,向在座者问候。

留胡须的人:同我们共进午餐吧?

麦克:谢谢!我今天节食。收到了专家小组的结论。如果我们在本月拨款,12月底就能发射。他们标准卫星的重量——是800公斤,比美国的轻70公斤。他们的年度发射计划——最少8颗,最多12颗。我与国防部预先进行过谈判。一般地说,那里不会有任何问题。在美国,发射一颗这样的卫星需1亿1千万美元。在法国——1亿2千万美元。在中国——7千万美元,但那里的可靠性能差,但保险价格很高。他们已经爆炸了两枚导弹。咱们的宇航部发射——要6千万美元,但是已经提前四年注册完毕。而我们发射一颗卫星需4千2百万美元,同时绝对保证安全。哪怕在莫斯科市中心发射。谢廖沙,拿给大家看看。

经营经理从文件夹中取出各类表格及置于发射塔上的机动部署的弹道火箭图形。他打开材料,展示给在座各位。

麦克:国防部想取80%。从星期一起我开始同他们紧张地工作,我保证侃到70%这点我能做到。即便给他们80%,咱们发射一颗卫星还得11个柠檬(1千1百万美元)即一个年度就得到88个柠檬(8千8百万美元)。咱们现在的话题——有关宏伟的前景。而你们还为那3百万贷款犹豫不决。谢廖沙那里,这一切均已形成文字。谢廖沙给我们谈谈。

经营经理从文件夹中抽出资料,准备读。

留胡须的人:不必。把材料留下,我们自己看。

麦克:下个世纪——是信息世纪。(从桌上拿起两部无绳电话)再过三年,每个流浪汉都能从自己住的地下通道往纽约打电话。应该考虑前景。要为未来工作。而俄罗斯的前景是美好的。我的职责就是这三个柠檬(3百万美元)——这是一个小数。让我们缓期一年。谢廖沙!

经营经理把材料放在桌子上。

留胡须的人(大致看了一下材料,转而望着戴眼镜的人)要一年?

戴眼镜的人:半年。

麦克收回材料,交给经营经理。

麦克:改成半年。(起身)咱们做得到。百分之百地做得到(向外走,经营经理跟在他的身后)!

饭店前厅 白天

麦克(下楼,边走边用右拳击左掌):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饭店 白天

留胡须的人(对服务员):上热菜(向保镖点头示意)。

保镖挪开纸屏风。两位上了年岁的人坐在屏风后面。科洛米耶兹像个工程技术人员,列瓦绍夫像个上级国防部门的代表。

留胡须的人(用手指指桌子):请,先生们!

列瓦绍夫和科洛米耶兹坐到桌旁。服务员端上盛着滚油的烧烤炉和生肉,外加一碗生鸡蛋。在座各位把生肉穿在钢钎上,蘸满鸡蛋,投入翻滚着的油里。

留胡须的人(向列瓦绍夫):我们听您的,维克多·伊万诺维奇。

列瓦绍夫:是否请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先说。

科洛米耶兹:从技术方面讲,这是完全可行的。我可以为你们提供依据。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发射还可以提前。想法还是全面的。

留胡须的人:维克多·伊万诺维奇。

列瓦绍夫(不无兴味地在滚开的油里炸肉):那,我这么跟你们说,虽然我本人完全不了解这个人,他没能让我产生对他的信任感。我想,我的同事们会和我一样。我以为,他不能胜任。

停顿。

留胡须的人(面带微笑,对列瓦绍夫):不要炸老了。肉一变色就行。

在座各位都默默地进餐。

俱乐部旁的花园 白天

花园的另一侧。一座拔地而起的红色的未建成剧院的庞大框架矗立在一块空地上。框架四周被栅栏围着。天晓得那里什么时候又堆积起了混凝土构件和渣土。这项建筑工程的确启动过,但因长期停工,没有进展。周围的空地显出一派荒废多日的景象,空地上停着推土机,运水泥的汽车和升降机。近旁停着两辆大客车,车上坐着已穿好芭蕾舞服装的芭蕾舞演员。还有几辆电视台的轿车;再过去,有摆好的餐桌,上面摆放着斟满酒的高脚杯。桌旁是接受邀请的嘉宾;再远一点可以看到偶然的过客,逛公园的人们和骑自行车的小孩子们。在捐赠仪式的出席者中有伊琳娜、玛莎和奥丽加。

麦克的两辆轿车和一辆载着芭蕾舞演员的大轿车到了。麦克下车,他走到演员的大轿车跟前。大轿车的门开启。

麦克:朋友们,请!请走这边,请随意!请!请!

身穿芭蕾舞裙的芭蕾舞女演员和芭蕾舞男演员从汽车里走下来。麦克用手搀扶女演员。保镖按响一台大型磁带录音机。从扬声器里传出明库斯的芭蕾舞剧《唐·吉珂德》的音乐。

麦克拿着无线话筒。当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他的嘴动,而声音从设置于一边,约两米远的扬声器里传出来。

麦克(手插在衣袋里):朋友们!我确信:今天这个日子将载入俄罗斯芭蕾舞史册。你们在我背后所看到的……(用大姆指指身后)……是1915年奠基的建筑工地。这里开过工,但后来停下来了。原因是,用当代的话来说:资助者力不从心。这个歌舞团的创始人、列基切夫斯基先生当初曾准备在这里修建一所剧院,但不久他就债台高筑,有人说,他乘汽球飞走了。由粗鲁的无知者执政的70年间,这里不仅没有任何新的建树,正如你们所知,还毁掉了俄罗斯芭蕾舞中闻名世界的传统。俄罗斯芭蕾舞中的一切优势,全部移到了西方。给我们留下的,是千疮百孔的20世纪。而我们,顺便说一句,已经站到21世纪的门槛上。所以今天咱们大家聚集在这里,正是为了凿出一个窗口——通向21世纪俄国芭蕾的窗口。

麦克向保镖点头示意,后者交给他一把十字镐。他接过镐,挥动着,开始在原有的水泥和砖头的框架上凿洞。又来了四位工人,拿起采煤镐,开始奋力协助麦克。落煤镐的声响盖过了明库斯的音乐。砖头碎块从断墙上崩起,并且不断地扬起一股股的灰尘。麦克手拿十字镐跳到地面。工人们迅速地凿开一面墙壁,敲开一个昏暗的墙洞。芭蕾舞演员们向墙洞靠拢,麦克站在正中,摄影师们为他们拍照。举起盛着香槟酒的高脚杯,麦克同演员们碰杯,一饮而尽,然后将高脚杯向地面摔去。扛着电视摄像机的摄影师向他走过来。

麦克(面对电视摄像机):新剧院和新芭蕾舞学校的建筑工程,从现在起在这里开工。建筑工程将24小时连续作业,一年过后我将请所有俄罗斯芭蕾舞的爱好者出席观摩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民族芭蕾舞剧《火鸟》的首场演出。……你们将看到一群非常可爱的姑娘,就像蝴蝶一样,蝴蝶……它们想腾空飞起,飞越我们这个烦杂的世界,但是……它们……无力摆脱……(思索)……所有这一切。

麦克被记者们围住。

记者甲:科瓦廖夫先生,请问,是什么促使您从事如此宏大的事业?

麦克:对俄罗斯芭蕾舞的热爱。

记者乙:这要花多少钱?

麦克:很多。

记者丙:请问,您的家人对此持何种态度?

麦克:我的未婚妻完全支持我。

麦克看到一位留长发的高个子白发老人,来到他跟前,同他握手。

麦克:您来了,我真高兴。

列夫端着高脚杯走近玛莎。

列夫:或许,你不要再装糊涂了?

玛莎:你自己装糊涂。

列夫:我不糊涂。我全记得。

玛莎:你记得什么?

列夫:记得6年前。

玛莎:6年前怎么了?同一个女中学生在克里米亚的一个月。

列夫:没有的事,是吗?

玛莎:没有的事。而你更喜欢什么时候——是昨天还是6年前?

列夫:6年前。

玛莎:为什么?那个时候已经有过(用手示意)……

列夫:你是坏蛋!(稍顿)我这人比较迟钝。我感到处处都一样坏,一样好。我接受馈赠颇多,但又一无所有。我那么想和你同在,可就是没有你。我感觉不到,你在哪里?没有你。我什么也不明白。我情愿使你伤心。我爱你。

玛莎:你全为自己着想。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你不要想入非非。

列夫:你不要欺骗自己的朋友了。你没有任何自己的生活。你以他的意志为意志,你像水一样。

玛莎:这是什么意思?

列夫:你能适应任何一种形式,接受各种形状的容器。今天把你盛在麦克这样的容器里,这样一来,你既不冷也不热。你按照他人的意志生活,也能感到舒适。

玛莎:你怎么知道,我怎么才过得舒适?总之——这与你何干?(懊丧)

还说‘我爱！极爱！’沉默6年，就像鱼咬住水，而现在却说——我爱！

列夫(极度忧伤地)：不是那么回事，不是你说的那样。不要像一般人那么说，那么下结论！我与你不同于大家！我们不像大家那样生活！我们有自己的规则！玛莎……你要明白……同你一起……这非常重要。非常！

玛莎(讥讽地)：当真！那你记得，当时在克里米亚你对我说了什么？(模仿列夫)“玛莎，我不可能有认真的浪漫史。我可能有的——不是浪漫史，而是短篇小说的情节。”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列夫：我那时是装傻，难道你没理解？你没看到，我那时就爱你？我……我……我无论和谁在一起，都不如和你在一起！但我不能，我的举止不能和大家一样！我一向，无论做什么都与与众不同！我甚至不能正常地对你说“我爱”！

玛莎：你够特殊的！

列夫：是的！特殊！非常特殊！

玛莎：而我是普通的！你要知道，我十分普通！凡我所做的，都和常人一样：吃饭、睡觉、高兴、爱上人……我等待消息……犹如傻瓜！犹如普通的、无特殊之处的傻瓜！

列夫：玛莎，请你原谅我……你知道，我从来不求任何人原谅。可我请求你。请你原谅！

玛莎：上天宽恕你(她向另一侧走去)。

列夫(看看工地捐赠仪式那一边，然后看看玛莎，从高脚杯里倒出酒，洒在地上)：啊……这一切多么显而易见。

麦克(来到他们身边，对列夫)：怎么，有什么不对吗？

列夫：麦克，那天我去用冷水冲手的时候，可能是你把那些钱给调了包了？

麦克：钱的事儿以后再谈。

列夫身边站着两个年轻姑娘和一位胖胖的先生。

姑娘甲：是干的。

姑娘乙：不是。是半干的。

胖先生：你们影响我的神经。

当拍照结束时，有几个芭蕾舞女演员从混凝土预制板上往下跳。其中有一位，一只脚落入搅拌好的水泥灰浆堆里。引起一阵喊声和笑声。女朋友们

和众保镖帮助她从灰浆中拔出腿。她的膝盖以下沾满灰浆。人们都拥过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保镖拉过水龙带，朝女演员腿上冲水。灰浆从她的腿上流下来。

俱乐部内的卫生间 白天

奥丽加面对镜子仔细地用牙刷刷牙。列夫进入。奥丽加从镜子里看着他。

列夫：早安！（走近镜子，端详自己睡眠惺忪的脸。又看看奥丽加。伸出一个手指）可以跟你要点牙膏吗？

奥丽加望着手指，拿起牙膏管，小心翼翼地向列夫的手指上挤出一段牙膏。

列夫（把手指托在胸前）：你不生我的气吧？（奥丽加望着他的手指）不要生傻瓜的气。

他开始用手指刷牙。奥丽加看着，然后又刷自己的牙。他们漱口，洗脸。

列夫：你怎么用热水洗？

奥丽加：我不知道。

列夫：这儿有冷水龙头哇。

奥丽加：那会凉的。

列夫：可以兑起来呀。

奥丽加：为什么？

列夫打开冷水龙头，拉起奥丽加的一只手伸到兑好温水水流之下。然后拉起她的双手放在水龙头上，开始慢慢地转动。列夫用她的双手关好两个水龙头。

列夫：就是这样。走，咱们去喝点什么。

他们进入酒吧。

俱乐部内景 酒吧

三明治装在盘子里放在餐桌上，盘子上盖着餐巾，旁边有一杯桔子汁。

列夫（绕到桌后）：想喝咖啡吗？

奥丽加：我不能喝咖啡。

她喝果汁。从三明治上揭下餐巾，把它平整地折好。列夫给自己倒一杯矿泉水，往里放冰块。

奥丽加（看着）：冰。

列夫(端杯子喝一口):是的。怎么了?

奥丽加:我不喜欢冰。

列夫:为什么?

奥丽加:冰可怕。

列夫(郑重地):不,不可怕。

他迅速地喝光水,从杯子里往自己的手上倒冰块,用手拿着冰块。

列夫:不可怕。

他向奥丽加投冰块。她急忙躲闪,冰块落地。列夫拉起奥丽加的一只手,往她手上放冰块。奥丽加扔掉冰块,落在地上。列夫把剩余的冰块放入自己胸前的口袋。又从装冰的容器里拣了几块,走到桌子的另一端。

列夫:咱们来玩冰块。接着!

他站在桌子一端向奥丽加扔冰块。奥丽加紧张地伸出手掌,冰块擦过她的手掌落到桌子上。列夫又扔一块。奥丽加用手截住,让冰落在桌子上,列夫又扔。她还是用手截住冰块。她附近的桌上散落着几块冰。

列夫:现在该你了。

奥丽加小心地抓一块冰,投向列夫。他抓住冰块。她又投一块,再投一块。列夫走到奥丽加跟前。她不无兴趣地看他前胸的口袋,里面的冰块在溶化。列夫拿起两块冰,装入她白衬衫的前胸口袋。奥丽加笑着用两个手指捏起衬衫的前襟。

列夫:咱们走吧(他挽着她的手,他们走出酒吧)?

白天

列夫和奥丽加在花园里走。

奥丽加:咱们上哪儿去?

列夫:我带你参观莫斯科。

列夫与奥丽加站在游艇的甲板上。游艇沿莫斯科河游弋。

列夫:看,这就是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

游艇从科捷利尼切斯卡亚堤岸驶向列宁山。

列夫(指给奥丽加看):这是“俄罗斯”饭店,欧洲最大的饭店。这是“凯宾斯基”饭店。这是克里姆林宫。总统住在那里。这是“突击手”电影院。这是救世主耶稣基督教堂。人们在那里祷告上帝。这是“女布尔什维克”糖果点心厂,那里制做巧克力。这是特列季科夫画廊,里面有好多画。这是俄罗

斯的“沙特勒—暴风雨”快艇。

他们的游艇驶过沃罗比约夫山。

奥丽加(指跳台):这是什么?

列夫:这是跳台。

奥丽加:干什么用的?

列夫:冬天滑雪的人从跳台上跳下去。

奥丽加:怎么跳?

列夫(以手示意):你看,看,看,就这样。

奥丽加:我懂了。

莫斯科河堤岸 白天

列夫和奥丽加站在克里姆林宫对面的莫斯科河堤岸上,臂肘支撑着花岗岩护墙。

奥丽加:你是一个普通人。

列夫:这话怎么说?

奥丽加:如果把周围的一切认真地挖一挖——内在的东西都是软软的。有时候我感到害怕:都这么不结实,会坍塌的。就是说,如果房子塌了,不算什么,有可能它还不塌。只不过房子里,比如,是土豆加丸子,软软的,特别是假如把它们搅在一起。一切都是由这种东西组成的。一切,一切,比如任何一颗树或者任何一个头脑中都藏有这种东西。它像包藏在万物之中的……能把它挖掘出来。它像钥匙,或者像啤酒罐上的这个小铁拉环。只要揪住拉环,并且把它扯下来。这时,里面的东西就会立即往外涌,像吐出来的东西一样。然后,一切——各就各位,一切才明明白白。而在你身上,没有拉环。

列夫:我也在人的内部寻找过。但仅只一次。那时我住在柏林。来了一个小伙子。他在莫斯科吞进一枚钻戒,8克拉重。他用这种方法把钻戒带过来。他已经这样做过两次,不过吞的都是小钻戒,而这一次——8克拉。价值4万马克。他到达柏林就给我打了电话,却没有赴约。我往他家里挂电话,没人接,他一个人住。我就想,他被发现了,他是有前科的。我等了大约三个星期,然后决定潜入他的住处。他住在一层。夜里我从小窗户爬了进去。我想,他已经把钻戒排出来了,然后又收起来了。我爬进屋之后立刻闻到一股味儿。他躺在浴盆里。或许心脏病犯了,或许……我不知道他的死因。他已经成了肉冻。我甚至不需要刀,就能用手在他体内寻找。

奥丽加:找到了?

列夫:找到了。我还没领你看主要的呢。

奥丽加:什么?

列夫:地铁。

地铁车厢

列夫和奥丽加乘着一截空旷无人的地铁车厢。奥丽加古怪、笨拙地拥抱列夫并开始抚摸他。列夫给她脱衣服……她就在皮椅上委身于他。

俱乐部内景 酒吧

伊琳娜和马尔克坐在桌旁。坐在邻桌旁的是一位姑娘和一个年轻小伙子。

小伙子:为什么该是我?我欠谁的了?

姑娘:你谁都不欠,什么都不欠。

小伙子:那为什么,为什么就该是我?我欠谁的?

姑娘:我说了,你不欠任何人的,你什么都不欠!

伊琳娜:你喝酒不醉的本领,一辈子都令我惊讶。

马尔克:这不是长处,而是大问题。

伊琳娜:怎么?

马尔克:喝的太多了。

伊琳娜:但你一向喝的多。

马尔克:我是说,确实很多。

伊琳娜:这一点我不记得。

马尔克:咱们总共有三年没见过面。

伊琳娜:你因此不再开车了?

马尔克:这是部份原因。

伊琳娜:还有什么原因?

马尔克:另外因为,开车已经不能带给我愉悦。

伊琳娜:以我对你的记忆,你从不步行。

马尔克:是的,这是我生活的风格。艺术驾驭。

伊琳娜:听我说,我忘不了那次你同米什卡,还有沃沃奇卡每人开着一辆车,在清晨4点钟是怎么沿花园环路飞驰的。

马尔克:把硬纸盒夹在保险杠中间。

伊琳娜: 没错。每小时开 100 公里。

马尔克: 120 公里。

伊琳娜: (笑): 怎么, 确实没被谁落下?

马尔克: 我从不会被落下的。

歌曲“香水花”的歌声飞扬。他们碰杯、饮酒。

马尔克: 这种酒味道怪怪的。有点来自孩提时代的什么……

伊琳娜: 你常常回忆往事?

马尔克: 现在就剩下回忆了。

伊琳娜: 我也是。

马尔克(举杯): 为咱们! 为 70 年代卓越的年轻人干杯!

伊琳娜(端起自己的杯子): 咱们曾是上层人士——漂泊的文艺家。

马尔克: 咱们有过爸爸——都是作家。

伊琳娜: 咱们也有过妈妈——都是作家的妻子。

马尔克: 咱们什么都倒过。

伊琳娜: 我倒短裤。

马尔克: 我倒风衣。

伊琳娜: 还总是做爱、做爱、做爱……

她与马尔克碰杯, 他们喝酒。

马尔克: 比现在人们做爱要多, 多得多。

伊琳娜: 想来真可怕, 我和你从 16 岁就上床。

马尔克: 是有间隔的。

伊琳娜: 间隔不长……听我说, 马尔克, 你为什么没有娶我?

马尔克: 你不要提难解的问题。

他摘下眼镜, 拿出麂皮洁布, 开始擦镜片。

伊琳娜: 你的眼镜是精品。我近视 200 度, 可我不戴眼镜。

马尔克: 为什么?

伊琳娜: 我不知道。不好看。

马尔克: 可你在中学的时候戴过。

伊琳娜(从他手里接过眼镜, 试戴): 我戴着好看吗?

马尔克: 好看。

列夫和奥丽加走进来。奥丽加依然挽着他的手臂。马尔克与伊琳娜望

着他们。

列夫: 晚安!

马尔克与伊琳娜默不做声。列夫转身走出。奥丽加立在桌前, 马尔克同伊琳娜坐在桌子对面。

伊琳娜: 你上哪儿去了?

奥丽加: 我们乘船观光来着。

伊琳娜: 那你们看到什么了?

奥丽加: 克里姆林宫、糖果点心工厂和跳台。

奥丽加转身跑出门追列夫。马尔克目送奥丽加。伊琳娜盯着马尔克。

邻桌一女士(对另一女士): 说到卫生, 那儿绝对没有问题。人行道上的东西都可以拣起来吃。可就是枯燥得要命。没有欢乐。似乎一切都太严肃了——严肃已极。没有节庆, 没有愉悦。

马尔克(站起身): 我马上回来。

俱乐部走廊

马尔克从酒吧出来, 沿走廊向洗手间方向走去。在昏暗的走廊里, 一个有浓重高加索口音的人喊住他——

带高加索口音的人: 老兄, 有火吗?

马尔克停下, 摸出打火机, 点燃, 举到此人的面前。打火机的光亮映出那人穿的绿色丝绸夹克及挽起的衣袖里面的鲜艳的深红衬里。此人将香烟凑近火光。马尔克看到他的下唇上留有不久前做过手术的痕迹。马尔克认出, 此人正是那位面部受伤的病人。

马尔克的居室内景 早晨

白色的墙壁。地上堆着一块灰色的罩毯。低床、低椅、灰色的窗帘, 电视机就放在地上。靠墙有一只“现代派”风格的红木窄书柜。厨房变成了存衣室: 在金属的横杆上挂着马尔克的套装, 地上并列着 20 双鞋。马尔克从厨房拿起一只带四个轮子的人造革大手提箱, 把它提到屋里, 放到床上, 打开盖。箱子是空的。马尔克用钥匙打开书柜, 查看书脊, 那全是英文的侦破、间谍小说。马尔克挑出一批, 把它们整齐地码在箱子里, 码满为止, 盖上箱子。他拿起一瓶威士忌, 给自己斟上一杯, 一边喝酒, 一边看着箱子。放下杯子, 拧紧酒瓶盖, 把酒瓶装进提箱, 关好箱盖。

街道 早晨

马尔克身穿浅色风衣,身边立着那只手提箱。马尔克向出租车招手。出租车在他身旁停住,马尔克对司机说了几句什么话,司机下车,打开后备箱。马尔克把箱子放进去。他们坐进汽车。汽车开动。

沃罗比约夫山上的滑雪观摩场地 早晨

马尔克乘坐的出租车在滑雪跳台的对面停住。马尔克下车,从后备箱取出手提箱,出租车开走。马尔克沿台阶拾级而上。

沃罗比约夫山上的滑雪跳台 早晨

马尔克手提大箱子沿阶梯向跳台攀登。马尔克携箱子爬到高处,把箱子放到起跳场地,坐到上面,双手一推护栏,紧抱提箱顺势而下……他和提箱一起飞扑下去,跌落在地。

跳台下面的场地 早晨

马尔克的尸体,躺在滑雪场上的血泊中。摔碎的提箱,四下散落的书籍。他的眼镜落在了一边的地上,完好无损。眼镜旁边有一本英文小说《The spy who came from the cold》。

俱乐部内办事处 傍晚

玛莎和奥丽加面对面地站着。奥丽加审视自己手中列夫的黑礼帽。

奥丽加:他是我的野汉子。

玛莎:你在哪儿学的这种词汇?在住院处?

奥丽加:在住院处。

玛莎:有道理。或许,你该停止在夜里写东西了。

奥丽加:我早就不写了。

玛莎(讥讽地):是吗?

奥丽加抽她一耳光。

玛莎:傻瓜!疯子!

奥丽加和玛莎撕打。奥丽加用力推玛莎,玛莎倒地。

奥丽加:你该有点理智(走出房间)。

俱乐部走廊

奥丽加从一群年轻人身旁走过。

小伙子:奥丽,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叫冰箱。

奥丽加:冰箱。

玛莎坐在地上哭泣。列夫走进来。

列夫:出了什么事儿?

玛莎(哭,揉自己的膝盖):我的连袜裤撕破了。

列夫(坐到她身旁):那又怎么样?

玛莎(哽咽):正品的袜裤不该这么不结实。

玛莎(拥抱列夫,哭):昨天去芬兰式蒸气浴室,找给我50美元假币。她给我的时候,我想:准是假的,凭直觉。可我还是接了。后来验证,确是假币。我就觉得特别烦。为什么这么烦?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烦?一切都令人厌恶。

列夫爱抚玛莎的面颊。为她擦干眼泪。玛莎望着他。列夫吻她的嘴唇。他们相拥而坐。奥丽加进来。奥丽加看着玛莎和列夫。列夫和玛莎看着奥丽加。

列夫(稍停片刻,拉起她们的手,使她们的小指勾在一起):和好,和好,和好,再也不吵(望着奥丽加)!

奥丽加(看着玛莎):和好,和好,和好,再也不吵!如果你还要吵……

玛莎(面对奥丽加):那我就要咬……

街道 白天

麦克办事处的门前,开过来一辆黑色“伏尔加”和两辆装了遮光玻璃的吉普。从“伏尔加”走下四位,他们按门铃,保安开门。四人之一出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证件。

麦克的办事处 白天

保安放他们进入前厅。进来的人解除了保安的武装,他们将武器放进桌子的抽屉里。从两辆吉普车下来8个人,进入办事处,其中两个留在前厅。俄联邦安全局的工作人员离开办事处,乘车走了。麦克的秘书望望走廊,看到一群人逼近。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是斯利瓦。女秘书跑进麦克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很宽敞,有一面带百叶窗帘的玻璃墙与办事处的大办公室相隔。麦克的大办公桌摆在中间。墙角有酒吧和大功率的立体音响。

女秘书: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那边来了些什么人。

一个强盗进入办公室,默默地审视四周,没有注意麦克。他看了看百叶窗,把它打开。

强盗(对女秘书):给我们准备咖啡。告诉大家,谁也不许接电话(走出)。

女秘书望着麦克。麦克转过头去,点上一只烟。她走出门。

在大办公室,斯利瓦坐在桌子上。职员们被赶到一处。女秘书端来咖啡。一个强盗喝一口,把剩下的咖啡向经营经理脸上泼去。他们毒打经营经理。女秘书被迫打开柜子和抽屉。他们在纸堆里乱翻,将纸张抛撒得满地都是。电话铃声不断,没有人接。

麦克在自己的办公室打开音响,音乐声很大,可以遮盖一下电话铃声。他透过玻璃观望大办公室里的情景。他们往一位女秘书身上倒瓶装的一种可乐。这一切都让人想起青少年的恶作剧。

强盗们走了。音乐很响,电话铃声继续。众职员茫然地望着麦克。他走到百叶窗前,与职员们对视一阵,然后关上百叶窗。

俱乐部旁的花园 傍晚

花园中间搭建一座方形大舞台。舞台周边布置了摆满食品的桌子。客人落座桌旁。舞台上灯光明亮。麦克和玛莎坐在中间的一张桌子边。麦克身穿晚礼服,玛莎身披婚纱、头戴白色花环。坐在他们旁边的有伊琳娜,她戴着马尔克的眼镜;还有列夫与奥丽加,后者依旧拉着列夫的手。其余的在座者都是麦克、玛莎的朋友和熟人。一位身着晚礼服,端着盛香槟酒的高脚杯的男士站起身。

端高脚杯的人: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那么美好,真不想说那些空洞乏味、词句华丽的祝酒词。婚礼,犹如生与死,生命中只有一次。请宽恕我,我不相信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婚姻。玛莎和麦克——是出众的年轻人。他们具有获得幸福的一切必备条件。他们年轻、美丽,他们聪明、富有,他们相互热爱。祝他们幸福!愿今天的婚礼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他举杯!全体饮酒并高喊:“苦哇!”麦克和玛莎接吻。一位穿浅色西装的年轻人登上舞台。

年轻人:各位夫人和先生们!你们大家都清楚,玛莎和麦克对经典芭蕾舞怀有怎样的激情。但如果你们以为他们只喜欢经典芭蕾舞,那你就错了。他们的兴味广泛的多,这一点,现在可以向你们证实。下面,由圣彼得堡“240吨”芭蕾舞剧团演出。

音乐响起。三位非常肥胖的女人穿着芭蕾舞裙上台,随音乐起舞。舞蹈结束。掌声响起。客人们叫“好!”女舞蹈演员谢幕。

伊琳娜(转向奥丽加):奥莲卡,你喝酒呢?

奥丽加:是的。

伊琳娜: 廖瓦, 你别让她喝多了。

列夫: 不会的, 不会的, 我看着她。

伊琳娜(若有所思地用小手指抚摸着盘子边): 这事儿发生在今年九月。

麦克与两位商人坐在一起。他已微醉。

麦克: 我向你们建议过一百遍了: 让咱们聚集起来, 让咱们绑在一起。你们想像不到, 咱们一起干会怎么样, 能干成什么事业。我们将令欧洲震惊。我们向世界展示新俄罗斯的芭蕾舞, 这种芭蕾舞自佳基列夫时期观众就不曾看到过。谢尔盖, 你知道佳基列夫是怎么回事吗? 佳基列夫, 你知道吗?

谢尔盖: 是的, 听说过。

麦克: 就是他……(指芭蕾舞学校未来校长, 他正在切苹果)……明天会找到我, 说: 为了培育新一代芭蕾舞演员, 我需要 10 年。培育。你明白吗? 这有如英国草坪。这不是一天就能长出来的蘑菇。10 年。每年我要有半个柠檬(50 万美元), 以后我每年要把这半个柠檬拨给他。虽然我的钱比你少 10 倍, 比瓦夏少 5 倍。

谢尔盖(笑): 嗨, 你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的办事处。

瓦夏(吃蛋糕): 我最后一次看芭蕾舞, 是在接待费尔的时候。看的是《天鹅湖》。当时我们去过后台, 主角扮演者……我不记得了, 她……好像姓谢米佐罗娃……

麦克: 有这个人。

瓦夏: 就是说, 我们到了后台, 而她像只落汤鸡, 整个湿透了, 直淌水。

谢尔盖(点燃一只香烟): 芭蕾舞——是繁重的劳动。

麦克(微微一笑): 繁重的劳动……他们要在扶杆前训练 8 小时, 每天, 每天如此。规定的饮食: 不能吃面食, 不能吃甜食, 不能……生活制度极其严格。伊拉奇卡, 看……(向坐在芭蕾舞学校未来校长身旁的女演员点头)……人们觉得她的脚该是晶莹剔透, 可你触摸一下(打一手势)……硬茧青筋密布, 脚指外翻变形, 惨不忍睹。她们只喝一次酒。你们猜猜, 什么时候喝?

瓦夏: 什么时候?

麦克: 上场前。喝一次, 喝什么酒?

瓦夏: 伏特加。

谢尔盖: 啤酒。

麦克(笑): 一杯白兰地。

谢尔盖: 为什么?

麦克: 为了松弛肌肉。

谢尔盖: 麦克, 我商人气十足。10 年。我等不了, 芭蕾舞——是高尚的事业, 但总的说来, 我更喜欢电影。

瓦夏(吃蛋糕): 而我喜欢飞机。

麦克(望着谢尔盖, 举起高脚杯, 冷漠地): 祝您健康(饮酒)!

乐队奏起华尔兹。来宾们登上舞台, 跳舞。

麦克起身, 走到每一位客人面前, 满面笑容地向他们致意。然后坐到阿维格多尔和阿里克身边, 他们是台球厅里的死者的两位朋友。麦克和他们亲切交谈。列夫注视着他们。他们三人起身, 沿着桌子走过来, 走到列夫跟前, 麦克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麦克: 你怎么样?

列夫: 挺好。

麦克: 干嘛这么闷闷不乐? 你怎么, 忘不掉那些钱? 列夫, 别去想了。等有钱还上就是了。

列夫: 麦克, 我没拿这些钱。

麦克: 你没拿, 就算了, 幸福不取决于钱。友谊更珍贵(拍拍他的头。走到玛莎跟前)!

列夫目不斜视地专注地吃东西。奥丽加挽着他的手臂。听到笑声, 列夫转过头。他看见麦克正帮助玛莎往桌子上爬。他们要聚在一起照相。

麦克(拉伊琳娜的手): 到这边来, 到这边来。大家都过来。

伊琳娜(喊): 奥丽娅! 奥莲卡!

奥丽加登到高处, 随手拽着廖瓦。他们面对摄影师聚在一堆。玛莎在桌子上可笑地摆出各种姿势, 麦克扶着她, 他们差一点儿掉下去, 大家哈哈大笑。

突然, 我们从不远处发出的单色绿光里, 透过圆形瞄准器看到这一场面和张张笑脸。然后瞄准器消失, 色彩又回到银幕之上。大家继续拍照。

乐队停止演奏。跳舞的人们离开舞台。灯光熄灭, 追光灯亮起。芭蕾舞女演员在追光灯照射下出现在舞台上。响起圣—桑的乐曲《天鹅之死》。女演员翩翩起舞, 麦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他把头依在手上, 欣赏着女演员的舞姿。我们又在绿色中通过圆圆的瞄准器看到芭蕾舞女演员。可以觉察

测距仪的细细的标线。瞄准器里的“+”字从芭蕾舞女演员晃到麦克微笑的脸上,然后又移到对准女演员的位置。女演员仍在跳舞。我们透过“+”看麦克。女演员结束舞蹈,向观众扬起的手鞠躬致意。麦克满怀崇敬爱戴地注视着女演员。那“+”字抖动了一下。子弹击中麦克的胸膛。他脸朝下跌到桌子上。“+”字消失了。芭蕾舞女演员躬身谢幕,大家给她鼓掌。麦克的尸体开始慢慢地浸在血泊之中。鲜血在桌布上流淌开来。女演员鞠躬谢幕的时候看到了麦克,随即一声惊叫。全场一片混乱。人们向麦克围上来。女人们的喊声。谢尔盖和瓦西里站起来。众保镖迅速跑到他们跟前,把他们俩人团团围住。阿维格多尔凝视着死去的麦克。

这里乱成一团,喊声不断,议论纷纷。保镖打电话报警。玛莎站在人群中,默默地望着死者。然后,她慢慢地挤出人群朝俱乐部走去。她走进俱乐部。

俱乐部内景 傍晚

玛莎穿过酒吧、舞厅,沿走廊走进作为办公室的房间。桌上摆着麦克的结婚礼物——用缎带捆着,放在华丽的盒子里。玛莎解开一只最小盒子上的带子,打开它。盒子里装着黑色天鹅绒的小匣。玛莎取出那小木匣,打开。在丝绒垫子上放着一只女式小手枪,旁边摆着子弹夹。玛莎把弹夹放入枪膛,拉一下枪栓。她望着手枪。然后枪口对准装满两升可口可乐的瓶子扣动板机。从被击碎的瓶子里迅猛地喷出可口可乐。

俱乐部旁边花园 夜

急救车四周围满宾客。麦克的尸体被抬到担架上,蒙上单子,装入汽车。车门关上后,车开动了。列夫站在人群里。人群默默地望着远去的急救车。列夫掉转身,挤出人群。他在花园里慢慢地走着,渐渐加快脚步,然后跑起来。

街道 夜

他跑到大街上,招手。一辆“伏尔加”轿车停住。

列夫: 谢列緬季耶沃—2^①。

司机: 你给多少?

① 莫斯科的一处机场。——译者

列夫: 我不会亏待你。

司机点头。列夫坐进汽车。汽车在莫斯科的黑夜中行驶。从车中的立体音响中传出音乐。轿车穿越汽车路干线环岛。

列夫: 停在这儿。

司机: 你不是说去谢列缅季耶沃—2 吗?

列夫: 我在这儿下车。

他走下车, 从自己身上脱下夹克, 递给司机。

列夫: 这是件英国夹克, 价值 300 美元。我没有钱。

司机看夹克, 然后又看廖瓦。列夫沿着马路边走。轿车开远了。列夫来到用钢筋水泥铸造的“莫斯科”几个大字跟前, 这些立体大字由聚光灯照耀着。列夫绕到字的背面, 从字母“ ”的空腔中抽出皮箱。打开, 拿出一捆钱, 装入衣袋, 又关好皮箱……他在聚光灯的光亮下站立几秒钟, 然后朝公路走去。

俱乐部旁边的花园 冬季 白天

大雪弥漫。

结婚登记处 白天

特写镜头: 由红丝绒铺垫的托盘, 上面并列四枚结婚金戒指。身材丰满的结婚注册员身着深蓝色天鹅绒连衣裙, 肩跨红—白—蓝三色绶带。注册员身后的墙上挂有俄罗斯大国徽。

女注册员: 亲爱的奥丽加和廖瓦! 亲爱的玛莎和列夫! 今天你们步入婚姻。从今往后, 你们将共同走过生活的征途, 一起克服困难, 一起欢呼成功, 一起分享愉悦和悲伤。

希望你们满载自己崇高的情感通过生活中的一切考验! 希望你们生活在爱河之中, 和谐美好! 祝你们幸福! (注册员按桌上的电钮。响起门德尔松的“结婚进行曲”) 请互赠戒指。(男人的手从托盘上拿起戒指, 戴在女人的手指上。女人的手从托盘上拿起戒指, 戴在男人的手指上。男人的手从托盘上拿起戒指, 戴在女人的手指上。女人的手从托盘上拿起戒指, 戴在男人的无名指上, 紧挨着刚才戴上的那枚戒指) 请相互祝贺!

奥丽加和玛莎穿着结婚礼服站在注册员面前。列夫身着黑色三件套礼服, 内穿侧面开口的有黑色领扣的立领套头男衬衫站在她们中间。伊琳娜手捧一束玫瑰, 戴着马尔克的眼镜, 站在他们后面。奥丽加、列夫和玛莎亲吻。

注册员从桌子上拿起结婚证,发给奥丽加一本,玛莎一本,列夫两本。注册员走到用钥匙锁住的门口,转动钥匙,推开两扇门。奥丽加、列夫和玛莎来到走廊,沿地毯前行。伊琳娜跟在他们身后。走廊里有三对年轻夫妇在亲友们陪伴下或站或坐。他们四人行至存衣间。存衣员为奥丽加、玛莎和伊琳娜分别披上皮袄,又帮列夫穿上黑大衣。

街道 白天

奥丽加、列夫、玛莎和伊琳娜走到大街上。黑色“伏尔加”停在登记处前。司机下车,打开后车门。

汽车内 白天

奥丽加、列夫和玛莎坐在后坐椅上,伊琳娜坐在他们对面的折叠椅上。

司机:现在上哪儿去?

列夫(看玛莎):现在上哪儿?

玛莎(问司机):大家都去哪儿?

司机:去无名战士墓。

列夫:开车。

汽车起动。伊琳娜点燃一只香烟。

奥丽加:什么叫无名战士墓?

列夫:就是那里没有战士。而是纪念碑。

奥丽加:怎么可以为并不存在的人树碑?

列夫:那些并不存在的人,同样有权为自己立碑。或许,较之那些曾经有过的人们更有权。

奥丽加:我明白了。

玛莎:对了,你还没说你把钱藏在哪里了。

列夫:藏在莫斯科。

街道 白天

轿车抵达亚历山大罗夫公园。停在“莫斯科”饭店对面。奥丽加、列夫和玛莎下车,伊琳娜留在车里。奥丽加、列夫和玛莎向无名战士墓走去。在亚历山大罗夫公园大门口,一对由朋友和亲属们陪同的兴高采烈的新婚夫妇,与他们交臂而过。奥丽加、列夫和玛莎立在长明火对面。长明火燃烧着。列夫、玛莎和奥丽加一动不动,安稳平和地站着。画外响起奥丽加演唱的歌曲:
.....早安,可爱的城市,

我祖国的心脏。

沸腾的、强大的、不可战胜的

——我的莫斯科，我的祖国，

你是我的最爱！

摄影机镜头上摇，我们看到莫斯科。

（完）

● 书讯 ●

电影摄影画面创作 张会军著 定价 23.00 元

本书是关于电影摄影方面的教科书。作者以自身丰富的经验，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电影摄影创作中的有关常识及技术与艺术问题，详细地讲解了如何运用镜头技巧拍出好的画面，如何解决拍摄时在摄影创作中所遇到的难题。本书观点鲜明，例证丰富，分析透彻并深入浅出，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全书还配有 40 余幅精美的中外影片剧照。

欢迎选购。

地址 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邮购联系人 张月秋 蒋 丽 刘爱国

邮购电话 64210862 64219977—6328

（晨 辑）